

# 海燕之戀

著瀛匡湯



行發店書業建

書叢藝文業建

燕之海

著瀛匡湯

行發店書業建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九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著  
作  
者

湯  
匡  
瀛

出  
版  
者

建  
業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  
永樂里十五號

發  
行  
人

胡  
民  
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價定本基

# 自序

從三十一年到抗戰勝利這段時間中，我會像一頭野馬，投荒於浙閩贛粵的重山複嶺之區。每到一個地方停息下來，總覺有一種陌生之感，壓住心頭；促使我寫出許多要說的話。那時，抗戰正激烈進行着，社會到處顯出不寧靜；在不平常的生活之中，我看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悲壯事蹟，看過多少流離散亂的哀怨情節；也看過多少驕橫者的嘴臉和偽善者的瘡笑，夜靜燈燭，想起日間種種，燃亮燈花，提筆亂寫一陣，仿佛心頭沉重減却不少。

到現在想起來，歲月易逝，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抗戰勝利後，我一樣混在人海中回到沿海都市；這幾年，吃了太多的都市灰塵，有時不免重做起思想的俘虜；那些當初替抗戰撐住骨幹的偏僻小城是否依然無恙？那些驚心動魄的壯烈故事是否還瀟灑留在人們心頭？這，又誰能知道！這幾年，社會一天天在改觀，過去的就是過去了；可是，當我有時在萬籟俱寂之夜，把箱篋中的舊作，拿出來重讀，當時情景，却不免逼上心頭。

徒然一個人的感喟！一們人的追念，對人類有些什麼幫助呢？朋友們勸我把這些舊作整理一下出一個集子，雖然沒有內容，自己也這樣答應了；不過想把散失未盡的舊作有一個結集；使過去不平常

的生活留一個烙印。何況這幾年，社會給我陌生之感，與日俱增，而寫文章的勇氣，則與日減退呢？  
以此書紀念我過去一段流浪無羈的生活。

湯匡瀛  
一九四八年六月卅日

# 目 錄

海的低喚	一
時間	三
心底的一星	四
牽牛花	六
丹楓	九
別樣的情懷	一一
秋堤的多餘	一三
海燕之戀	一六
綠	一七
明天	一九
微燈	二一
兩點火星	二三
秋夜手帖	二五
船夫和船	二八

村居	三〇
春	三二
秋	三六
海燕	三七
墓園	四一
蟬蛻和白鷺	四三
門	四五
柵	四六
膏煖・手杖	四八
兔的失蹤	四九
守候者	五一
廢園	五三
漁燈和路	五五
彼岸的聽望	五七
窗前偶筆	五九
遲暮	六一
山居	六四

霧	六六
海水漂去的故事	六八
友情兩章	七一
風外三章	七六
驢子	七八
囚徒	八〇
歲暮及其他	八二
船	八四
鄉居	八六
歲暮	八八
海沙	九〇
鳴鈴	九一



## 海的低喚

天是藍的，星也是藍的，海也是藍的，時候和今晚一樣：仲夏之夜，你輕盈而纖巧的衣角沙沙地拖過海邊的細石，發起和像音樂一樣曼麗的奏唱。悄悄地向一個憂鬱的修道女，白色的衣服掠過海邊矮矮的竹籬，讓月亮把那些巧麗的野合花倩影撲上你衣角，你毫不理會地走了，也不回頭來瞧瞧那些躺在泥土裏失去了愛戀野合花倩影。

不知是誰家吹起一支悽惋的洞簫呢，你終於又停起了急促的步伐，那樣慘淡向我一笑：

「配上這一點簫聲更有意思了！」

你頹然地在路邊的石塊上坐下來，你的眼珠老是望起海，望起天。望起會眨眼的星，你是憂鬱色的，但那晚你心裏並不一定夢着藍色，或許正在玄想明天遙遠的旅程，這今晚的星星，海色，天空，明天用寂寞的旅懷去追念時，都是黯愁的資料，你所以感到憂鬱了。

其實，數千年人類歷史過來，何處無月，何處無星，又何處不見天空，又何處不見海色，上帝並不需要人類的眼淚與嘆息來延長這入間，而人類卻正在濫用眼淚鼻涕嘆息去埋葬了人間的光亮，譬如那晚吧？多多少少的人在海邊納着涼，大家心裏都有一個世界，小孩子發狂地想跨到海裏去撈月來玩耍時，大人們心裏卻湧起那些狂風驟雨中海船傾覆慘酷的故事，年青男女看做星星是最好一對情侶的象徵，而年紀大的人卻去憂鬱起牛郎織女悽然別去的情景了。就說這一支悽惋的洞簫聲，你又一定能斷定吹的人是把自己埋葬在憂鬱的包圍中麼？

不過，誠像你那晚所說：「我們是人，人只有人的理智與力量呵！」

多多少少的人向海邊青青的綠樹遠去而不見舊日的歸舟，多多少少的人嘶啞了喉嚨向海招喚着失去的青春，又不知多少的人珍惜着身邊的嘆息與眼淚化成一片塗糊、但、這海邊，最知道這些的是沙灘邊的細石和竹籬邊的野百合，但他會告訴過人類些什麼？

你說：「千古來海是一個埋葬人類愁苦最大的魔窟！」

「倘使人類的眼淚像海水一般地多，世界的眼淚會比水都不值錢呢？」

爲了我這一句回答，於是更引起你那句：「所以，人有時實在太顯出渺小，但有時也像很偉大的」。

這幾年來，我已像一條失去航桅的破舟，風狂雨暴中我總胆怯的停泊於竹籬茅舍之間，讓那些矯捷的水手用力使帆向我面前駛過，即使他們報我以一百個鄙視，我自己打定意志不報以一個還眼。我只像一隻家鴿子躲在芳櫓下整理着自己被雨淋溼樞縷的羽毛，不想投身於四海蒼茫之中去做起一個斷肢折翼的低能海燕；我只躲在暗角中招喚着海上遠遠的歸帆，怕人提問那些掛帆而去將歷遍重洋的征航，非以海天不够偉大，遠征不是宏圖，但我覺得有時一個着跟時代後面拚命追趕弄得汗出如注的人，還不及抽手旁觀者來得清楚。

在你離開這海邊的一個時候，我也悄悄地像行腳僧掛單在這個要離海三四百里的山城，每夜數起這深夜街頭寂寞者的履聲，我忽然像周身占遍了泥土的氣息，我不禁吃驚：「什麼時候起我被困山城作爲俘虜呢？」聽起每夜孤冷的打更聲，我記起海浪的音樂演奏，還有藍的，星藍的海色，你飽含着

憂鬱藍色的眼，於是我打開小窗望着遠處，我說：我要向海招喚，即使這駛向窗前，是裝滿淚水的破航，但他是從我最熟悉的地方來的。

## 時間

不願離開你們的，但不得不跟你們離開了，誰不流連於故鄉的山水嫵媚呢？可是，難道這遍地的枷鎖之聲，還不够使你所警惕呢？

就是你不說，我也全部知道：人類是怎樣去創造歷史？一點一滴，都是交織着高度的笑聲與低沉的飲泣。誰不在胸膛裏跳躍着一顆赤色的心呢？當你離開這災難的草原之區，有多少多少充滿着悽惻的故事，够你去咀嚼，够你去憤怒。

就在那時候，我跟着連串雄偉的歌聲，走向迢遠的征程，像一個夏天的午睡，四週都發着蒸熱，但我終於拍拍身上的灰塵，開始踏上嶙峋的山巒，渡涉在像劍一樣豎向天邊的森林，撐起喉嚨，我跟着他們歌唱着時代的偉大。

可是，時間，是一個最無情者，這幾年來，看那些像駱駝一樣的矯健者被風砂埋沉了，像燕子一樣的輕盈者在樹蔭中消失了，在當初，誰不自誇着是松柏的色呢？但一夜風雪之後，苦難的磨折，把那些禁不起寒冷的都萎棄在塵埃中了。雄偉的歌聲滅絕了，那些泛起一臉枯血的慘笑，在暗綠色的燈亮下出現。

在那時候我失望地感到了痛苦，一個美麗的欺騙划破我的明亮底心。我聽到有人在悄悄地說：「

一個傻子來照着海面了」。

於是我瞧見自己這被苦難磨折失去光彩的臉色，現在已衰老到像一個老人了。我不會哭，我是被誰欺騙了，只是徒然地站在陡矗的山崗上，送去一連串煥發的日子，連跨開一步的勇氣也沒有。

時間才是一個有爲的主宰者，在他的面前，那一個不是怯弱者呢？人們都這樣在說：時間在拚命地走！可是，時間並沒有走呵！人們自己在走呵！有的矯健地擠在前面，有的却擠在人後了，但時間付給最勇敢者以不幸與傾跌，用各種各樣的苦難去磨折他長起滿頭的白髮？但牠又容忍那些拖在後面的人眼看勇敢者跌入無底的深淵而齊窩一點嘆息。於是人間便再沒有像江河一樣雄偉的歌唱，像松柏一樣青翠的顏色，像古代英雄石像一樣粗闊的肩膀。

你說：上帝是怎樣製造着這人類的歷史的，一滴一點，都是交織着高度的笑聲與低沉的飲泣，而我呢？我却是一手握着一柄生命的蠟炬在廣闊無垠的風雪中擊走着，我無言地忍受着空虛和痛苦。

卡泰耶夫在「時間呀，前進」這一冊書中高呼道。

「樣樣東西，從自己的地方移動，樣樣東西都出發了。」

我想，如果要根絕空虛和痛苦之感，也許我還得再「出發」一次的吧！

## 心底的一星

今夜，我又沉在繁重的思念中了。我記起你那天的話：

「一個人像一粒砂石，要是沉入了海底，他就再不會升起來了。」

我只是永遠記着一天繁星的晚上，你莊嚴又明媚地徘徊在那條狹長的小溪上，把路邊的野草撕成一片片丟到水流中去。你完全沒有想到你在捉弄那些沒有人顧惜他的可憐者。

不知一個什麼的思想，你停下來問我：「唱一隻你喜歡的歌曲吧？」

我是那麼粗野與拙笨，雖然我歡喜聽各色各樣的歌，但自己就是一個門外漢。可是我却不願使你知道我的祕密，你那時興趣是這麼好，我正高興你難得有這一份濃厚的情意。可是我能唱一點什麼呢？

於是，你說：「怎麼你老是對着溪水發怔呢？」

其實，像這樣夜裏，天上有着發光的星星，人間有輕朗的笑聲，不就是一曲很好的名歌麼？再不然，我們大家靜默起來，望着這遠遠暮色中的景色，隨你幻想一種最極意的情景，把自己裝置在情歡中，該又不是一幅最曼妙的圖案麼？

我那時的思想是馳向這麼廣漠與無涯，這自然對於你是不滿意的！於是你煩燥地說：「人生真就是一個欺瞞」。

爲了你這一句話，我驟然發現自己這幾年的生活都在欺瞞中溜去了。在當初，誰不自己傳說惹鬱與雄偉，在黑夜中歌唱着長夜的黎明，在痛苦與迫害中高歌着生命的熱烈，可是，一轉瞬間，歌聲息了，希望的火星滅了。剩下來的是一大串磨折胸襟者的太息。

還得說什麼美滿不美滿！誠像你說的：人生就是一個欺瞞。但爲了你這一句話。我忽然憶起這長途過來爲多數人所恨少數人所喜的生活。我十分知道：在已往的日子裏，我獻給人以熱情，却換了荒

淡，這賣買，我是虧本了。

我還能唱點什麼輕婉的歌聲呢？我只像一個山莊的守候者，在靜寂的日子裏，去憶念發鏽而光彩剝落的故事，和一些兇惡者驕橫的嘴面與悲苦者低沉的嚶泣。

譬如像那晚，你將路邊的野草隨手撕成一片片丟到水流中去，在你的心裏是不思想到在捉戲一個沒有人體恤的可憐者，而那時，你也決不會留心到我那遲鈍的目光凝視着溪上而遐想着無垠的空際，人就是這樣生活在永恆的隔膜，各人想着各人的方向，有一點相同的，是怎樣將弱小者鎮壓下去。

我還能唱點什麼好聽的歌聲呢？

我只永遠記着你那一句：「一個人像一粒砂石，要是沉入了海底，他就再不會升起來了」。

我現在正像砂石躺在海底中，却有一份安甯的心，數着一連串向我身旁擦過的游魚，我自己驕傲着：「誰說孤傲者一定是寂寞的呢？」

我還得再向人間播唱什麼的歌聲嗎？

我現在正欣喜着這山城的寂寞，他給我以安甯。你別再向我訴說人間什麼富美的故事，我祇蘊藏着心底的一片，要這一點光亮我勇敢地生活下去。

## 牽牛花

### 鄉居閒情之什

這幾年的心境給城市的灰塵矇上得沒有一些光亮，幾次有着那份老年人的心情想休息了下來；但我總覺得人世的快樂，人世的苦悶，我都沒有嘗到頂尖，不能讓這種平凡無可記述的生活渡過我的一生，但這幾年我多少開始悲哀了，因為給我受的多少這幾年的苦悶是多於快樂。

看過牽牛花在牆角裏開起紅的小花，襯起綠的葉子，和遠遠的一片新葉競爭着生機，我開始觸起一種鄉村的特有風趣，我會這麼憶念起：讓這種鄉村的風趣給每個厭居在城市的入心頭一點溫馨吧？但這多少是不可能呀！正因為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會在不同的生活中揚起不同的微波啊！

好幾次我對起牽牛花發着遐思，我好像已愛起了牠，但，牠給了我些什麼呢？却不是心頭像甜蜜的溫馨憶念，更沒有傷時感世心情墜落的離情別緒，牠只給我一點這人生旅途過來偶爾觸起而快要消滅的生命的故事：——正像一個年老人看着逝水傷懷過去的年華心情一樣；青年人却格外會留心到花的開放花的凋謝；而傷感到生命的陳迹。

真的，這幾年的旅途中，一年，二年，三年……時光不算短，我會看好幾次的花開，又花落。也有像花一樣的姑娘，劃上像花開一樣美麗的嘴面，對着我微笑，我也會對起她像欣賞一朵花對她愛好；但多少時候，她却像謝了的花朵悄悄地在我的身邊溜走了，給了我只有寂寞和憶念。——於是我才發覺人世多少是孤寂，去留戀起有生命的東西遲早會失望，却不是我此刻對起牽牛花發着遐思，來得自由超脫而沒有一點拘束呀！

於是基於這種的情緒下，我就愛好起這沒有生命的牽牛花來。

人生又何其飄忽啊——

因爲我的愛好牽牛花，却因此引起別人的懷疑，人的思想又是如此不能懸揣啊！那個房東的小姑娘時常問起我「怎麼你要愛起牽牛花」。在她，以爲愛起這纖小的牽牛花，是不懂得世界上應該愛好者的一個愚蠢者，真的，我是一個愚蠢者，我有着一張嘴，在這野外，這鄉居，却不會歌頌起白雲的高超，或是枝頭的鳥聲；却要夫愛好起給別人遺棄在屋角的一叢牽牛花：這多少是沒有理由呀！

房東的女兒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啓示：凡是世界上丟在冷落的一角的東西是不應該來受人愛好的，但，每想起自己這畸零的身世像丟在冷落一角的牽牛花的心情，去愛好起同一種身世之感的物事；總該是一種人世間同情的自然流露呀！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應該給鄉居的人來共同愛好呢？」

這疑問，房東的女兒是替我解答了，她說：在城市，有高大的洋房，有像一隻隻爬蟲似的汽車，在每一個人前躍揚地過去，還有……還有綠的酒和女人在紅的燈下溢起輕鬆的笑聲。

是的，高大的洋房，汽車，女人，綠的醇酒，這些這些，都是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給一些特定階級的人創造的，我多少爲房東的姑娘而悲哀，我悽惶有一天這人世的現實，會給房東姑娘空虛的憶念，到那時，她再悽然地懷着空虛的心來對起這牽牛花發怔，感到生命又何其飄忽的時候，世間上什麼東西都會咬傷了她的心。

我又不禁感覺到人生何其實在，而又何其渺茫呀！

房東姑娘好像不感到——而且從想不到這層上去：她說「你別發瘋了；牽牛花有什麼好欣賞呢，你看，這雲彩是那樣美麗呀！世界上再沒有美麗過這雲彩的東西了。」



我欣然地看着這雲彩，紅的綠的，像一團團棉絮，在青的雲背中浮動，浮動，這象徵着生命的消逝，不多時，雲彩消逝了，固然是好的；但給了你些什麼呢？

在那時，牽牛花，還含着苦笑，這屋角，這雖然多少是愚蠢者的安慰者呀！

## 丹 楓

### 鄉居閒情之什

一個住在海濱小城的朋友寫信來「我們這裏的楓樹都紅了，有幾次從窗外望出去，看見這麼一副景象，總多少帶有點黯傷的色彩。中國人有一分怡情的景色總歸給那些古典派的詩人加上了傷感的觀感。」

對於這樣也多少黯傷的結語，我想不出怎麼回答他，我祇簡單地告訴他：「我們這裏的楓葉也紅了，這說明造物是沒有偏心的，但是這裏正幸沒有多着的人用傷感的眼光去對着丹楓，僅多有捺紅着脸俾丹楓一樣的女人面孔」。信發出後我後悔了。理由是：世界上什麼事情發掘者都是多事。

楓葉是紅了。紅的楓葉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一到秋深楓葉都會發起紅，但今年紅的楓葉畢竟又到了。不想說「一年容易又秋風」那些感傷的句子來慰安這缺陷的心靈，但我有着像一個破廟的老僧，看起一縷縷的香煙，在這煙霧裏記起了這許多過來失去的年華，像煙圈，像丹楓，什麼都消逝了，重新振一振缺陷的心靈，想在這逝了的丹楓，逝了的煙圈裏想去抓一個生命的尾巴——於是到手的都

是虛空。

前天我告訴媽：「我們搬到城裏去，這鄰居太僻靜了」；媽沒有反對，但妹却不贊成，她說：「好不容易望了楓樹紅，城裏去，這種楓樹城裏就不會有」；似乎弟有一點經驗，他說「城裏雖沒有楓樹，却一定有桂花，那麼桂花就好得多。」對於她們這一種天真的爭執，我似乎顯出這顆心是老了，因為倘要我說搬到城裏去的理由，是這裏太僻孤了，讓這顆心在城市的擾纏中去浸一會，給他一點麻木是需要的。

但這也是無可掩飾的事情，有幾次我望到窗外去，丹楓畢竟又紅了，季節的推動給人一些微微的感喟，我說不出像妹一樣的贊美丹楓好，又不像弟一樣歌頌桂花豔，我祇像一個和尚，把丹楓看做佛前的煙霧，在若有若無之中去記憶一些快樂和傷感的故事，也不是悲秋，也不是病酒，有時僅僅是有着一股閒意，我一個人飄忽地像一個遊方道士，翻過山崗，翻過嶺背，去尋那些有着紅的丹楓的地方，呆上一些時候，也沒有閒愁，也沒有離緒，眼前一株楓樹就不過是一株楓樹，虛空地來，又虛空地回去，但回到屋裏時，什麼情緒把我的閒意都打銷了，一股寂寞打擊着我，我悲傷地伏着桌上像一個小孩子手裏落下了糖果一樣。

在母親蒼啞的訓示中「少出去走就不是很好麼？」的話中，我得到了一個極大的啓示，世界上什麼東西都不應用敏感者的眼光觀察，譬如像丹楓，這過往的幾千年來，會激傷了多少往來人的黯神，又不知引起多少詩人的嘆息，但是眼前一株丹楓仍是一株丹楓，而過往的詩人和會在丹楓下徘徊的人却不知羈身何所，世界因為太注重現實，所以現在還有人去尋求這失去了的故事，正像一個枯寂的老

儻呆視着這佛坎上的爐煙去記憶他逝去的年華，又何其渺茫呀！

媽的話給了我一個啓示，我記起弟弟那句話「城裏雖沒有楓樹，却一定有桂花，那麼桂花就好得多」從今後任楓葉紅了，楓葉落了，我只是一個孩子已落下了糖果，暫時的悲哀，給媽慈愛的話騙走了。

## 別樣的情懷

### 鄉居閒情之什

窗外，低垂的細柳，已着上一點黃色，要是一個情感富足的人，把這情景去比擬一下，這該是一個「遍暮的美人」了。真的，看到這漸趨衰黃的柳絲，確會叫我們心裏有點黯然的。

這幾日不斷的秋雨，把生活的興趣格外地減低了，「茂陵秋雨」把這種情象去敷會着一件故事，幾次望到窗外，看着依舊那麼多的人，浮着一個個痛苦和喜笑的嘴面，向窗外柳絲低下走過，踏泥濘的窄道，攀過遠遠的山崗一直到望不清的山脊過去——在那裏，我第一天搬到這裏來的時候，那個房東婦人告訴我，那真是北山，這是一個多麼曼妙的，經過許多古人的詩文織成的一個好所在。那麼此刻從柳下過去的人們，是不是正向那邊走去，當他走過這用多少古人詩句織成的好景區時，望一望這濃重的氣壓，他們會不會用欣賞的眼光，當走過這山脊時，溢出一個嘴角上的笑容？世上的勝境，我想本不應費乎詩人，詩人也不費乎用那些細膩的詩句來裝點這幽妙的境地，勝境是一回事，能否領

略還自然優妙的情懷而使人生幸福些又該是另一回事啊！

任是秋來秋去，任是這柳樹下每天走着多少不同面型的陌生人，任是有多少人攀過這幽雅的北山，望着深遠的，幻想起神仙高士，幻想起當年寫上一頁酒脫遊記的徐霞客；或是昂然回顧，遠眺着這橫在眼前一抹依稀的雙溪秋水，冥想起當年，有多少詩人歌士，泛着一葉浮艇，豪吟狂詠，又冥想起這春秋黜黜芳菲幽怨李清照的扁舟舴艋，然而；這一串串的古老往事，是在流水間，白雲裏，與你今日的觸目情懷應有是「別有滋味在心頭」的。造物原無偏私，可是偏私的人類却在用情感滲入幽苦的思緒中激起了難堪的感傷。

拉攏窗口，任室中裝滿了黑暗；我靜聽窗外秋雨浙瀝，打在窗前葉上。媽媽見我的癡想又說了：「也學不像吃齋撞鐘的荒寺老僧，也不能像孤高傲世的山中高士，徒然像一個小女孩，酒散筵盡。記起着風流往事，就感傷着年華如水」。

媽的話我深深感動，我於是想脫開這俗塵的渣滓，要學着一種無我相的清淨。這使我憶起傳燈錄裏一段故事：從前五祖要傳衣鉢給二個學徒，要他倆吟偈語一首，時靜慧在側吟着：「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常拂拭，不使着塵埃」。那時神秀在灶下，聽後接着說：「菩提原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一無物，何處着塵埃」。

這故事使我又得到一個例證，世界上的形形色色，雖然是擺滿着我們眼前，但是這形形色色，在蠢俗的人是纏着情感未容解脫；而有些人的心中，却仍是虛空漂蕩；在胸中無一物的人果然是太清高而拋棄了情感；而隨時隨地要用情感的人也未免自討苦吃？於是我開始懷疑世界，我開始懷疑世界。

把窗子重又打開，翹望遠處，依舊是有那麼多的人，從柳下過去，攀過山崗，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這些人，當不會憶起此時此刻，有一個世界上最愚蠢的人靜坐窗前，把他們深深地拉入題材，學老僧在佛面懺悔呢？

正因爲人與人的思想不能排在了一起，正因爲世界上有了不同的心思，所以有戰爭，也有和平，有各人不同歌謠與咒咀太陽的詩。文人憑這一點思想發於言表，雖則古往今來寫滿了一頁殷紅的淚史詩，這正像秋天的丹楓一樣，懂得的人不過發了一點微微的感喟，像此刻我哀怨着窗外的柳絲轉黃了的情緒一樣；而在一般人看來，這與他們更漠不相關了。這不禁又使我否定實在的多餘了。

那麼，人們又是否爲了消滅這一點多餘而活下來呢？

## 秋堤的多餘

### 鄉居閒情之什

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又來了秋天，本來一個終年飄泊在異地的遊子，可以不必用心思去留意到什麼春天和秋天，還不都是一樣麼？異鄉的歲月，總歸帶一點黯然的氣色。但是，正因爲秋天不僅帶來了黯然的氣色，還帶來了寒冷的襲擊。

什麼時候又帶來了秋天呢，這無從回答的問題，使我有點惘然。

幾回帶了一顆缺憾有點惘然的心，我翻過狹狹的山崗蹣跚在那條冷靜的長堤上，沒有一個人，像

秋天一樣嚴肅，我默默地踱起步，聽起潮濕還未乾燥的新泥沾着鞋底「吱吱」作響的聲音，我好像發覺了秋天的來路。我歡喜這寂靜，因為這樣能使我冥心靜氣地馳想——這溪盤谷邊，從有人類的年代開始，不知幾許隱士墨客，徘徊蹀躞，這今日這滿目荒涼的坟堆墓場，在數千年前或是歌場酒地，當日當時，會有那些傷感之士，悲憤之人，懷了一腔孤獨，在那裏耳聽歌聲，口含醇酒，望山川滿目，在悲痛起時代的劇變。這樣誰能曉得呢？今日今時，我的無端揭起閒愁，倘過數百年後，也是後人憑弔資料。雖然在此刻，當我翻過山頭，一路尋秋，到這長堤上來蹀躞，幻想當年有幾許英俊賢豪，也會跨過大步，翻過山崗，到了長堤來縱目遠眺，悲憤長嘯，但是今日今時，長堤上雖然過路人少，一天裏，男的，老的，少的，女的，都不下數百，誰會去一念往昔情景，多少都是被眼前的秋風襲擊得發起寒慄，那麼？今日今時，我要這麼像一個古代詩人的情懷來記憶起那些無聊的故事，是忘了做人的道理。——人生原是這一套呀！

人生又何其現實呀！

但是我畢竟還是一個人，即使我不用傷感的心情去領略秋色，我亦有資格像一個平常的人去欣賞秋天。於是雖然有這樣灰色的故事可尋求，每天我還是翻過幾個山崗到這長堤去，我是這麼愛起了這堤。

雖然是秋天，長堤兩旁的樹木還是很濃密，我曉得現在是初天，這些濃密的葉子不過已成了短時的旅客，再過幾天，便會一天減少一天，像一個異地的遊子，走開一個朋友，少一個，人和樹倘使一樣有一點情感，我曉得這秋風中惘然的不單是人類。

因爲貪圖早上和傍晚天氣格外涼爽一點，我總會辛苦地去散步一徊，雖然有許多人——那些在田頭的農夫，或是汲水回來的村婦，或是砧衣歸去的村女，投過你一眼，似瞋非瞋地，使你能在每一個人的表情上來配合一件故事，但多少他們這一瞥之中有這樣一句話：「這個人有點傻的，天天到這堤上來盤桓一整天。」

對的，我有點傻，農夫們終年在田頭耕耘是爲了要收穫，農婦們的汲水，村女們的砧衣歸去，都是上帝吩咐她們的一種工作。至於我，在這個塵世擾擾紛紛的現階段中，要你這麼閒情逸致地來探望這堤上的秋色，這多少不該呀！可是我總覺得在人類的活動中，一切生活狀態總歸不能用一種公式去規律的，到堤上來探望秋色，固然是不該。但總比那些醞醉中擁抱了舞女歸來的哥兒們好一點呀！一個人倘能有一分真情好發洩，任情地去發洩，也是一個生機呢？

人類都在「多餘」之中，過來，過去，我要去幻想這堤下的樹林，大道，冥想數千年前的影跡固然是多餘，要去從那些農夫村女們身上去敷會一件故事也是多餘，即使在這刻我要伸辨我並不是沒有炙熱的心理有閑情來長堤欣賞秋色也是多餘，推之其他，就是白紙寫黑字也是多餘！人生又何其多餘啊。

大家質質然，是多餘中往來。這多餘的現實欺騙。

這多餘的秋堤。

我惘然了。

## 海燕之戀

### 拒絕

接到你的信，使我又一次地沉浸於奇異的幻想之中；許多少數我把自己比擬於山林間的一株老樹，要怎樣不動情懷去應付春華與秋霜，可是爲了那些無望的相思，我這顆不寧靜的心又給你踐踏在泥濘的窄道中了。

過去才是最美麗的欺騙；而今夜，你用那人間的纖麗的銀針，刺破了我安靜的夢境。難道在這樣的人世間裏，我們就連這一份寧靜的生活都不應有麼？

自從那天你帶着這小屋的溫暖走了之後，我就把窗子永遠閉上了；過去我是靠着窗子面對着陽光，現在我把窗子拿來抵抗着風暴。我十分明白；在愛情上我是一個落伍者，在事業上我甚至還沒有跨開步履，有一天，我總會重打開窗子縱身於暴風雨中央的；因爲我不能永遠爲了那些無望的遐想把自己就擱。

### 海燕之戀

一個深夜，我在暴雨中撐着嶙峋的瘦軀奔還宿舍裏，燈下，我瞧見自己的身體給雨淋濕得像一頭水鴨。



一股不平淡的憶念叩開了我的心扉，我的思想馳向廣漠的遠方：倘使是一隻棲遲於海洋的燕子，當他冒着風雨飛回到牠的舊巢後，將興起一點怎樣的感想呢？

這樣的思想實在是非常幼稚的，但這樣的事，在今天是很普遍了，常一隻懂得珍惜羽毛的孔雀或鸚鵡蜷伏在囚籠中時，却正是一隻海燕冒着暴風雨歸來的深夜。

至於我。我還得用這樣漂亮的故事來說明自己麼？生活過去是顯出那麼七零八落，倘有一點記憶，也是摸索在人間林立憎惡的眼光中爲多數人所忌，少數人所喜的。每次當我在風雨中走完最後一段崎嶇的山路後，我總會用手杖寂寞地在山石上叮叮地敲着，自語着：「又一次風雨過去了。」

於是，當我悲嘆着友人鬢邊的衰禿，却從鏡裏照見自己頭上的白髮，假使我是好記性的話，這樣的事情也已經够我警惕了。

現在我生活在這狹隘的南國邊緣的山城中，過二年時間像過二十年，心靈雖然倔强，也已顫抖在這風雨的一程又一程中。……

你說：我就不會勇敢地衝過這風雨繼續生活下去麼。

## 綠

燃起一炷心香，我又放下綠的簾幕。

綠是表示着和平與寧靜，我需安着清靜，我愛綠色。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初夏之夜裏，我想起這六七年萬山千水過來，歲月似流，雖有珠淚成串，也趕不上牠們已經整隊而去。雖然今宵燈前，我重憶

蒼青山綠水，但山情水色，又誰知道遠遊人今夜寂寞的心情？

失眠的人兒哭泣了，我又用得什麼無望的相思，去依戀起像脫韁而去的歲月呢？

何處傳來一支憂鬱的歌聲，是那麼淒厲而寂靜。我彷彿看到今夜離窗不遠的綠叢深處，有一個窮途的女郎，向天際一抹蒼茫的月色徘徊嘆息。現在春天雖然去了不久，但人間花草已空，一切顯示着無限的寂寞；雖然天涯水際，綠蔭人間，但總覺紅情消瘦之後，綠意也轉覺可憐的了。

轉眼，秋風一陣陣打上簾前，綠葉也跟紅花萎枯於水邊池角，又那有這樣有心人，來憐惜收拾？又誰復想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呢？

打疊心幡，把綠簾放下，把心香熄滅，靜靜地聽窗外一個個行人輕微的足步聲在窗外走過。我祇記着一個寂寞的故事，憑這寂寞故事中一點溫暖，一粒火星，化作千萬縷人間春意。憑今夜這寂寞歌響，傳給所有今晚失眠的人兒。告訴他們一聲：一個人永遠做着感情的俘虜，用淚珠去培植的花朵才是最燦爛的收穫。一旦淚珠盡了，人間的恩怨也清償了。

唱一曲歌吧？一曲有起熱情與溫馨的歌吧？給失眠的人兒好好地入睡去。讓那些溫暖的嘴唇吻在冰冷的額角上，讓綠色的芳草黏在枯瘠沙漠中吧。什麼總祇有同情和互助，難道給荒廢者的心田中插一粒綠的種子是罪惡的麼？

那一天，能給我像一池止水似的寧靜下來呢？我當永遠揀一個綠色而和平的故事。這故事一點沒有像春天的熱鬧；像冬天的冷寂；像三四月天氣一樣給人只有暢爽。上帝應許我，應許我跪在受難的基督面前，讓我懺悔，讓我祈禱：願天下幸福的人永遠幸福，永遠給人們和平與寧靜，永遠給天地布

滿着綠色。

所以，我愛起海洋，我愛起原野，我愛起門前一畦菜圃，我愛起夏天空際無邊遠去一直罩住了遠處的江岸的綠雲。這上面，一片歸帆，一個行人，一分春色，都給人們和平與寧靜。

燃起一心炷香，我又放下綠的簾幕，吩咐遠處歌聲：別再擾亂人們的寧靜了。

## 明天

我凄然地北望！

窗前衰禿的楊柳明年會發起芽，寒冷的冬天過了就是初春，燕子明年又會掠着窗前的柳絲，而太陽和月亮還是古老過來的一個。

可是，一個人是太渺小而渺茫了！

今夜，那荒涼的戰場上或許正凄然地灑着夜露，或正是戰士們看着躲在黑暗中的刀光，悄悄地摸近到敵營去，但是在這個偉大的扭鬥中，又誰會去憶念到一個人的逝去。

人生又何其渺小而渺茫呀！但是正像耶穌在聖經裏說的話：「一粒芥子不果是一粒芥子，而落到地上的時候，却長出無數的芥孫起來」，誰說人生是渺小。

一個戰士的死去，果然是只在水面掠了一個浮漚，但人的心上往往會葬上了黑暗的陰影，於是我要去記憶那樣被人看得渺小的故事起來。

也是一個空地冷落的初冬。

一個佈滿像冬天陰影的青年嘴臉，浮在我們面前。

「幾時是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的時時候？是明天，但只怕明天的太陽照到地上時，我們的跟前景象多少都變了，這句話，我現在已相信着，因為，當今天，我再去重溫一點這年青人給我的印象時，怎麼像夢裏呢？

「幾時是我們的時候呢？你告訴我」他再有力地問我。

「我們的時候」

我只重溫了一句，沒有回答，他好像很不滿，看過他拋了一個笨重的影子出去，我鬆了一口氣，我望着他碩長的背影發怔：「怎麼這個人像發瘋呢？」

明天的朝上他走了，走到什麼地方去，他給我一個條子：

「我走了！我要去尋着那裏有槍彈的笑聲，讓機關槍的彈子掠過我寂寞的心房」。

有什麼奇怪呢？像看過一件故事，至多只在心裏震了一震，我把條子放在桌上，到街上回來的時候，那條子不見了，我說：「好的，丟了還不是清爽點。」

太陽和月亮每天還是照着我們的院子裏，也有說不盡的次數，我憑樓遠眺着，夜裏不是有月亮，就是有星，我什麼都憶起過，最寂寞的時候，我是這麼數着樓下走過的行人，但是我的心上，就沒有一秒鐘，憶起過那個去愛聽槍的笑聲過的青年。

但是，事情終究不會這麼平凡的過去。

有一天，我是那樣地知道這個去愛聽槍聲的青年已成了忠勇戰死的英雄。我也那樣看着那個戰士

年青的妻子向着我哭訴。她面上是那樣凄苦，她說：

「這一個爲了拯救國家而去拚命死的人，爲什麼却不及一瓣秋風中的落葉呢？詩人還會去珍惜秋風的落葉，而世界上對於一個爲國戰死的勇士家屬而不會去用可憐的眼睛給他同情呢？」

僅僅是一副同情的眼睛有什麼用呢？但世界上的人這一些都吝嗇着。

我聽着她說：「湯先生，幾時是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的時候，這句話，我從那個死去的年青人嘴裏聽過，現在又聽起他丟了的人的發問，叫我怎麼回答呢？我悽然，我覺得人類的任務是沒有停止的一天，希望始終是跟着太陽出來的，一個人的死去並不是死去，他是把責任遺交下一代，於是我又憶起耶穌那句話：

「一粒芥子不果是一粒芥子，落下地裏時却長起了無數的芥孫！」

我於是更悽然，我含糊着說：「我們的時候是明天」。

## 微 燈

是太陽駛走了歲月，階前的梧桐葉脫落了，遠遠的楓葉兒有點像含羞少女的酡顏。此際，我辨別起秋天的氣息了。

秋夜的感覺終歸帶起一點黯愁的，因爲牠成長在金黃的穗子中，沒有花，也嗅不到一些香氣，沉重的西風吹過了，金黃的穗子倒下了頭來。——是誰在這夜裏吹起陰沉的口哨呀！把世界裝得更黯愁了。何況，今夜的天氣正和昨天一樣灰黯得一些瞧不出對面的山影，

大地和海洋連成了一片，越黑黑的，我像是拂起兩手在海洋上走。高低的踏起不平的山丘和石地。我一頭在想：太陽會在這裏憩過了疲乏的背影，我要去找尋太陽的源頭。

九月的輕愁啦！夜風披散了頭髮。

越過山崗，越過溪澗，我說：「夜怎麼格外地長呢？」

我疲然倒在溪邊了，想：今晚上有多少遊子歸來，燈下，那母親潤濕的嘴唇，是怎樣溫愛的照在遊子枯乾的額上。但我却遠走出母親的懷抱了，而且，又在這「九月輕愁之夜」！

又誰在蘆葦堆中吹起了陰沉沉的口哨了。有一個黑影掠過了眼前。

「誰？」我問。

「趕路的」

「今夜不是沒有一粒星麼？」

沒有回答，只投給了我一個虛空，淒然地，我從溪邊站起來，摸了摸身邊，一切都虛空，九月的夜風，吹在秋葉上像鬼嘯，大地像一隻覆着鏽背，漆黑，沒有光亮，但遠遠地，遠遠地，我却見有一份微弱燈火在閃動了，風也許太大一點。

於是我摸索地前進，要爬到這燈光發亮的地方，因為我的心中這是有着喜悅的「企求」。

我摸索地，越過山丘，越過溪澗，這是數千年前的戰場古壘？還是幾十代前的歌舞臺榭？我都無閒情去追問這人間課題之謎，我只一心地追求這無邊黑暗中前面的微燈。我想，微燈下，該有那些古代英雄的石像，該有古代騎士的圖像，該有英雄們壯麗的歌唱，更有安貼我遊子的慈母之淚。

我起勁地前進了，雖然風是那麽淒厲，棘荆拉破了我的衣襟。終於現在我已在那裏起了這微燈發亮的屋門了。

但是，當我追求到這裏喜悅之夜，這九月之夜的奮興，我又够入了失望。

「孩子！你到這裏來幹麼、」來開門的老者，驚慌地有點顫抖。

「我是趕路的，因為黑暗中看見了你這一顆微燈。」

「孩子！我是來逃虛空的，你怎麼僅是追逐這一點微燈，喏！那邊，偉地的烽火，不是在那裏燃燒？」老者指點着遠方並不快意的說。

我看着所指的遠方，此刻，遠處正燃燒起強烈的火簇，我怪我先前怎麼却不會看見。

撇開寞落的心情，又撇開了希冀的微燈，我投向烽火的山巔。

## 兩點火星

就是你不說，我也全都想得出來，從你這一條條深曲面上的縐紋裏，我也會會想到你的過去是如何一變又一變辛苦地走完人生的險程，現在你回來了，你說：就是這個荒涼的山谷，在你看來正是一個富麗而舒適的仙鄉；你却把你這個襁褓得丟棄在路旁連乞丐也不要的包裹放下來，在這個石凳上歇歇脚吧？你也該累了，却坐下來談談吧？

當那些年青的傢伙們向你談說着豐富的生活經驗時，你又是橫起臉，讓面上縐紋一道道深得像溝渠一樣掛在你額上。你說：「俺什麼東西都看見呢？就是過橋要比你跑路要多呢？你還不悄悄地躲到

牆角扳扳指頭去計算你的年紀呢」？於是你勝利地笑了。其實，這個世界裏即使把獅子捉來當馬騎：把孔雀養在籠子裏像你養一雙麻雀消遣消遣的人不是沒有，不過，究竟是不多，所以你這個誇口能够把那些不知世務的一般傢伙們嚇跑了。

那麼，今夜的天氣實在是很清爽的，連那個討人惡心的房東太太又不在，靜悄悄地，講你一個要美麗而真實的故事吧？你却坐下來，這石凳又是很清潔的。

你說：那一次你拖着全身疲倦跑下那劍鋒一樣十里長的山坡之後，你的腳趾破了，赤血洒滿一路過來青草要長過人頭的荒徑上。那時太陽也給山背吞沒了，你想歇一下脚明天再跑路，但四望一點人烟都沒有，你有點就心起來了。好容易你在黑暗的黃昏中找到了一間矮得像有錢人鴿籠一樣大的茅舍，你用力地叩門，但裏面一點聲息都沒有，於是你捏緊拳頭打了進去，在黑暗中，你辨別起這好像是——一間殯宮，陰冷冷的，茅牆觸到手時像碰着青苔一樣陰溼；但你是什麼不計較的，明天扣上門又是打路了，於是你悠長地抽了一口氣慢慢地把身子倒在牆角邊；可是在那時，忽然牆角邊有起兩點像熄滅未盡的火星，一閃一閃又像是秋夜裏的殘星。

你問：「是什麼的」？

沒有回答，但那個火星開始顫動起來了。

你走過去一看，啊呀！天，這是什麼呵。原來正是一個六七十歲頭上灑滿白髮的老婦在咬嚼一樣東西呢！那裏還像是一個人，是一頭狗，也會叫一叫，是一頭豬羶，該不會這麼瘦，這實在是剩下一副骨頭和一層皮蠕動的東西呀！他現在正在咬着一個已經有點臭的屍身呢！那個屍身連臉都發黑了，



大概死了已三四天了。她像一頭狗咀嚼肉骨，嘴裏正用力舐着一段黏在瘦臂上的腐肉，血水滴滴地上一大堆。她看到有人在注意她時，她的身子發顫了，但沒有叫出一聲來。

你問：「你是人還是鬼呀」。

「先生：你是那裏來的，我是一個人，一個苦人。」

「這東西什麼地方來呢！」你指着那具發臭的屍身，像一個檢察官拷問罪犯一樣。

「那……那是他自己死在途上的客人，沒有人要，我拿來……」

於是你嚇出了一身冷汗，這個老婦人在你看起來正是深山中一個獵戶，自己或者就是一頭小兔兒。於是你頭也不偏，在黑暗中摸着了你曾預先記住擺放在牆角那襤褸的包裹，跨出了那扇茅舍的矮門，拚命地奔逃，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陽光照到你面上時你才心窩寧靜了一點。

你的故事講完了，你用了一大串太息開始了這故事，現在又用一大串嘆息結束了這故事。於是你又說：「你們這些小蹄子曉得些什麼？跑得幾座山幾里路，曉得一點點就要在村裏誇大口了：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敢誇說什麼都知道呢！」

是的，你該累了，你現在該休息了，讓我們另外想個美麗的故事來笑一笑吧！

## 秋夜手帖

白的……

白的牆，白的燈光，白的窗紙，連思想也是白的。

聽窗外風聲撼樹，像旅人夜語。

心頭，沒有愛，也沒有憎。燈下諦聽着自己心底的獨語，眼前我也不希望有一篇怎樣充滿着情意纏綿的故事；雖然今夜我感到一點秋意。

把生活當作一種施捨，我就能永遠呼吸在平淡的空氣中。用得着說什麼溫情與悱惻呢？一顆心，甘願埋伏在經過風霜的泥土中，到春天，開一朵紅花也好，開一朵黃花也好。

過去的是什麼？記不清了。十數年在人縫中過來，爲少數人所喜，多數人所憎。「萬人似海一身藏」，問自己，怎好緋紅着臉向人們去作生疏的探問呢？人間，誰說不是一塊調色版，這上面：紅的，綠的，黃的，白的，在藝術家看來是一件作品，庸人們看來又是什麼呢？孩子們的心裏這毋寧是一張白紙。

但人們都把潔白的弄髒了。

白的牆，白的燈光，白的窗紙，連思想也是白的。諦聽着自己心底的獨語，我好像感到一點空虛。

## 一根手杖

早已有這個念頭——藤的，木的，即使隨便攀一根青竹竿都可以，我需要有一根手杖。

看團扇置於簾邊坑邊，總覺得人間的恩情禁不起秋風的一擊。說什麼纏綿與芳菲呢？難道這樣多

陳列在你眼前青人蒼白的嘴臉，還不够你去警惕麼？

誰都從熱鬧的圈子中煩惱地出來；又誰都煩惱地去憶起他熱鬧的過去。一個人，生下來就是上帝的奴隸，當孤獨中去追索着人生的真諦，你才會需要身邊有一根手杖。

不知經歷了多少重山複嶺，不知變換了多少春花秋月，當你去回頭探望時，舊時像松柏一樣青翠的顏色萎枯了，像江河一樣雄偉的歌聲消失了，那時，你最親切的朋友，算是你手中有起和你一樣飽經風霜光彩剝落的手杖了。

去愛戀起沒有靈魂的東西；你才會知道去珍惜起自己生命的短促。

## 紅 燈

你可曾留心於山谷中的風雨之夜？也曾留心於風雨之夜中一盞紅燈？

一片希望，一點溫馨，一粒光明，憑它，構繪着一個明天未來的美夢。

高樓上，多少人爲了這人間一點火種快樂而跳躍；不然，誰能悶在這種山谷中來學起幽人們深谷聽雨呢？

財以爲這一盞燈火太小了，它照着夜行人今夜寂寞的山道；它是山谷中每個人無情的夜伴。燈光到處，遠遠蒼蒼閃閃隱約轉來，想該是那夜行人在敲起路旁的大門在哀求着投宿了。上帝保佑他，別把半夜的風雨侵蝕了他美麗的好夢。

誰都傳揚的，誰又免得在風雨中跋上夜路呢？但，這山谷中，從有人跡的一天起，誰曾在枝頭

上高高地挂起一盞紅燈來給夜行人一個指示呢？

在人間，光明和愛是一樣最吝嗇的。

## 船夫和船

今夜的心情怎麼格外地煩燥，閉上眼，我這樣想：把數年前的情景移到眼前來，把眼前的我送回數年前去，我該要年青許多了。我怎能忘懷於那舊日裝滿輕盈而喜悅故事的舟楫，這上面塗滿着各色各樣美麗而纖巧的花紋，今晚他又趁着江潮停泊在我寂寞的心底了。

我於是想起你：一個船夫和他的船。

這江面我是很熟悉的：那兩岸疏疏落落一點村舍，像一頭脫力的水牛蹲在潮溼的泥地裏站不起來，終年只低着頭喝着江水，這江上誰也不會發起過架上一座橋，雖然每年七月裏，村裏人不乏夜裏探起失神的眼要望出天上那架給織女渡河去約會牛郎的鵲橋，但他們從想不到這遼闊的江面上也缺少像鵲橋的一樣東西。爲了這個關係，你却沒有資格仰仗這條破爛的小船像一條巨人的肩膊擺渡着這兩岸村裏男男女女往來的人。

其實，你那時曉得什麼爲大眾而服務的什麼人生真諦呢？誠像你告訴我的：「還不是苦得生了一張口。」天呵！這才是人生的真諦了！倘使上帝不給人生上一張要吃飯的口，誰願意背上風露戴上星月度過那千萬丈高的山巒去披荆斬棘呢？但那時我不是告訴你這樣說：因爲，上帝是歡喜沉默的人，一個安心地做起上帝的奴隸的人才有資格進天國去的，這我可以這樣告訴你：聖經上不是有那句：「

有錢人進天國是何等難呀！像你們却是很容易的，」的話麼？何況，這數十年像牛行這樣迂緩消逝的歲月中，一天裏，你總有時會去留心起水底日漸像歲月一樣消逝下去自己的影子，倘使那時你再去注意載在你小船中年青男女臉上的笑紋和駝鈴一般寂寞中的笑聲，你總應該瞭然於進天國去的日子更接近了，你該更沉默地閉上眼期待上帝的接引了。

但是，你那天不是又離奇地問起我：

「看數年後我噓上這口氣後，還有這個沒出息的人來把着這頭划槳吧？」

我笑了一笑，這個問題誰能給你滿意的答覆呢？我不過是這裏一個掛單於荒寺的行腳頭陀，過一個時候我就走了。這兩岸疏落的村舍是怎樣襤褸地過來現在整齊地站在河的兩邊，這歷史，村裏人雖然不會沒有人知道；但那些人決不會把那個船夫憔悴的嘴臉去作一個對比，而去發掘一個悽惻的故事那我可負責的。

像這樣的事情我確乎全不放在心裏；因為，我要告訴你：盡我半生的歲月中，我寂寞地渡過許多許多的船渡，看過許多許多日漸消瘦下去船夫的嘴臉，還有更多更多一天高一天而整齊地排列的村舍。不過我多少有點悵觸了；聽過你那句離奇的問話不久，我却開始從窗口望到你那舊日的船上已換上另一個擺渡的老人了，那時你是已像一頭脫力的水牛跌翻在泥地裏無聲地跨入另一個世界中了，那邊有沒有美麗的天使接引你跨進天國？你是不是已開始埋怨世間人把天國這個空名詞欺詐人？我也全不知道；不過我要告訴你自從你死後，村裏人依然很平安地生活着，那個接替你擺渡的老人也很懂得人意盡忠於職守，那隻渡船也像你活着時一樣忠心於他的新主人，這點你總是很想知道的罷。但是，離

你死後的第三天，那間藏身在破廟裏的叫化子却把插在你墓前一塊不到三尺長的木板偷偷地拔去，竟熟了一鍋洋芋芡，這件事情村裏人是一點反響都沒有的，不過我的感情之河裏却激起了一些細微的浪花。

現在我開始轉移到那隻給人擺渡的小船了，數十年過來，他不嘆一口氣，忠實地替這兩岸的村人服務着。在他活着的時候果然沒有人去告訴他天國中的故事，在他一堆殘骸攤在沙灘上時也不想得世上人一點的憐惜，想到這種種時，我懷疑世上人爲什麼還有把天國這名詞去誘惑人的事實呢？讓大家都像一頭一聲不響的渡船儘量載重下去不是更好麼？

## 村居

### 城 堡

這清潔而廣闊的馬路盡頭，像屏風羅列着擋住行人們去路的是一道殘破的城堡；它担负着歷史的離離興淫侈；以前那些同伴們都凋殘了；只有牠還撐起瘦骨在風院中矗立。

一個披長頭髮的詩人，在它的身邊負起一手漫步低吟着，那詩聲，喚回他百餘年前的舊夢，黃昏的寂寞籠着城堡上了，詩人與他都埋葬在人們發鏽的記憶中了。

誰在這裏來拍攝一張現代風景照片呢！那風雪的深夜中一個流浪者倚在城堡上探望着陌生的夜景；而城堡，他却是夜行人最親暱的伙伴了。

莫在這石塊上刻劃着你的憂鬱吧？明天你走了，但你忘了那些來讀你詩句的人麼？

## 村 思

一個冬天的黃昏，我獨自緩步在一條靠山的狹徑上。瞧着那些寂寞地像一頭頭耕之力的水牛撲在地板上的板屋，我的心裏充滿着虛空而冷落。

溪水潺潺地流去，連一個洗衣女都沒有呢？

一切一切都顯出那麼靜，我像站在荒島上數着水邊的貝亮，這上面誰去辨認連串從這上空掠過的歲月呢？我感到悲哀；但那時忽然傳來一陣孩子們的歡笑，好像是鄰近的板屋中發出來的；當我旋頭去尋覓時，却是迎來一陣空漠的思想。

歸途上，我這樣想：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有人在唱起抒情的歌曲的；但爲了歡笑使你流出淚來，那時，你纔會去辨起歡濃之處是愁濃之處了。

我的心沉重着，因爲我這樣無意中發掘了一個人間的祕密。

## 瘦 影

我這長長過來艱辛的道路上，你這嶙峋可憎的瘦影呀！却是我寂寞中的伴侶了。當我伏在桌上悲傷時，你悄悄地在在我身邊溜走了；我慣于燈前整理着舊日的閒愁；而你總是那麼不離開一步。

「先生，你近來更瘦了呢？」

是的，我更瘦了，我怎能不瘦呢？我悵悵着人世間熱情的熄滅，花草的零落。明天我又要渡過那一江春水到那寂寞的荒村中去了，讓我去立在板橋上，任情地撲到水裏去照一個清爽，我是在咀嚼寂寞和追尋歡樂，你可不要管我。

每次從寂寞的山谷中拖着西去斜陽歸來時，我輕盈而暢快的心，每次因探望背後照見你這瘦長憔悴的影子時，我的心顛開始沉重起來了。

不然，我願意趁太陽下山了再趕路。

## 春

### 一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去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解；因風吹過薔薇。

春夜，我讀着上面那首濃重的詞句，聽過遠處的鐘聲，一下，又一下！我幻想起：那個荒寺裏的老僧，現在又在做起夜功課；常他的頭微微地從蒲團裏抬起來時，一縷疏淡的白煙，從他面部掠過。從煙霧裏，他看到那菩薩慈祥的臉。在那時，他是不會記起這春天；這溫和的春夜裏，這荒寺的門前有幾枝桃花；雖然在黑夜裏，他一樣鬧起小小的紅花。但是他是不會去想到這些的！他的眼只一心盯在虛空的鐘鼓上，他要在這鐘鼓聲中渡過這寂寞的一生。



於是我覺得朋友們隨便什麼告訴我：春天是那樣美麗；他帶來了人間的溫馨；但是他總不能給予每一個人的安慰。一樣像這春天，這人們都在贊美的春夜；我沉寂地聽着遠處荒寺的鐘聲；想起這幾十年過去的歲月中，那個荒寺的老僧，在沉寂的鐘聲中帶來了春大；又帶去了春天。但是誰去想到這些呢？人與人之間究竟是永遠隔閡的。

寂寞的春天呀！寂寞呀！寂寞呀！

## 二

春夜，聽簾外索索地下過雨；似乎客地的春夜格外來得發冷。一條薄被，雖然度過一個冬天；但是這幾天半夜裏，却給「羅衾不耐五更寒」地冷醒來。我默然地聽着雨聲，我蒙上被，在想起那條日間有不斷人往來的甬道上，那幾枝李花還開着花？

寂寞的情懷；打着冰冷的心窩，我記起那些把時代旋輪帶走了去的許多詩人，這春天，這多少幽靜的深夜！該有無數的幽靈，在此刻！在此刻的李花下，低吟着而發着感傷。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這春夜：年青的，年老的，或在憶念起他逝去的青春；或在憧憬着他現在的幻想。他們的心曲被這春雨攪亂了。一絲絲！一絲絲！在阿刺伯無邊的沙漠上？在高加索寂寞的草原上？在山之巔；在海之涯，或在年青女人的眉尖上；或在青年男子的胸膛上。游移着！游移着！默默地大家都在分擔着這人間的苦惱，駛向寂寞的深淵裏去。

春天，煩惱的春天呀！

### 三

閒伏在欄杆上，看着這街上賀賀然來，賀賀然去，往來的人。這個賀賀然的社會上！到處是賀賀然，我不禁沒來由地打了一個寒慄。

你能告訴我：春在什麼地方？在鳥聲的歌唱中，在女人綠色的衣襟上，在溪邊的桃樹上游移；在人們的笑聲中往來；但是鳥聲的歌唱會沉入幽深的空谷，女人綠色的衣襟會給時序推入在枯冷的境界裏；桃花會凋謝，人們的笑聲會消失。剩下來的世界永遠是寂寞，你能告訴我；春天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會永遠駐留着春天？——朋友！你不要太任情地開心，你不要太相信着眼前的現實享受；在不久！春天過去了，在那時，倘使你再來憧憬着春天的美麗，你再來悠然地噓一口氣，來悵望着躲在白雲深處逝去的春天時，但是你一切都遲了。

我要恨起春天！他不該叫桃花紅，李花白！他不該要枝頭的鳥兒唱起歌；牠既然這麼慷慨地給予了人們的溫馨；但是他又會什麼要把人間的溫馨又帶走了回去？

### 四

幾天春雨，那條小河裏的水驟然地漲了許多：「春水船似天上坐」；有時當我遙遠地從板橋那邊望過去，我會看過那麼多的人，浮着一個笑；看一看天上的雲，欣然地跨過了板橋。似乎天氣是春天

了！河邊的綠柳能遮斷了隔岸的景色，桃李像一個春季的大使；站在河邊給予每個過路的人的慰安。春天是又回來了；又回歸了這個寂寞的人間。

儘多那年青的人，把最美麗的衣服從壓過一年的箱底裏抽出來；重新地着上，她幾次站到着衣鏡的面前，得意地微笑。人世間最沒有得意過這樣的事！她們會這麼想：這春天，上帝是爲了她們特地創造的。——是的，春天對於女人是格外慷慨地付與了她們的溫馨。

在此刻，我遙遠地望着板橋，看過一張張春天浮在面上的年青人往來着；但是這春天，人們都在任情地快樂的天氣裏！也儘多那流浪過來的孤兒，躑躅過來的難胞，趑趄地，他並不理會起春天來了不來了；有着一顆淒楚的心，鑽入了人縫中。

但是人的眼睛只顧着享受，只看到紅的花在笑，女人的綠衣在飄動，青年男女調情的蠢笑；而沒有留意到人世間的悲哀，雖到現在是春天一些也沒有用呀！

## 五

春天是享樂人的，有許多人是並沒有春天。

春天，像母親的愛，到處是溫和的，熱烈的。

但人們並不誰都有着母親。

沒有母親的人對於在享受母愛的人，是企求與懷感；同樣像沒有春天的人，是淒苦與悲傷。你不要太讚美春天。你能曉得吧？這樣你會攪起許多傷心人的流淚，你可不必爲少數人而謳歌，在不久，

——時光是很短的！這個春天又回去了，人世間照樣是沉寂。紅的玫瑰花謝了；但還有感傷的詩人在殘花零瓣之下來低吟悲吟。春天去了，有誰會對起這逝去的流光而感起年青人的自尋煩惱。

我愛春；但是我沒有享受母愛的人，我憎恨春天。

## 秋

一年容易，又到了梧桐葉落的涼秋時節，年紀大了一些，對於季節也特別關切起來。小時候，每逢初秋，牆邊屋角，跟着隣家小孩，捕捉蟋蟀，每晚巡邏於曠野之間，燈影人面，想起來還很親切有味，我父親是一個祇懂得整天喝酒不管閒事的糊塗人，每在秋天晚上，醉眼婆娑，指點着天上一粒粒的星辰，那是天王星，那是海王星，那是銀河，那是織女和牽牛，於是感慨起自己這幾年漸趨老大，有點和秋天一樣顯出蕭索而蒼老了。

依照中國詩人們的說法；秋天是象徵着人生的中年，風鳴木禿，黃葉飄蕭，一派淒涼景象，確和春夏不同，歷史上多感的詩人們，生活在這種境地裏，雖然目傷身世，祇有說「送春無語」。何況在「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之後，咀嚼起：「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呢？於是祇落得「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更何況千古來多少曠男怨女，眼看着秋天蕭索情景，思戀情舊，眷戀過去，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於是不惜：「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辛幼安有一首醜奴兒的詞，描寫少年和中年人的心理，叫做：「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可說是千古

來情文並茂表達人們心理的一首出色好詞，大抵秋天多給人以幻想，少給人以溫軟，紅葉點點宛似離人之淚，漫賦新妝不入落陽花譜，於是勞人思婦，低吟於「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的詩句，不禁傷懷欲絕。其實秋來秋去，都不管人間事的，而人們却硬把自己的眼淚開花，把感情種愁。「天若有情天應老，」上帝無情，而人們却鏡裏朱顏，換了滿鬢星霜。

看秋雲如羅，變幻莫測，天際林梢，掛着一片白帆，向黃葉中駛去，有藹然一老，策杖於板橋之上，水自東流，人自東流，遠處有一中年婦人，曝衣西樓，看一對水鷗上下，憑欄凝思，不知她何思何想，更遠去，一片荒涼，風吹草低，牛羊點點，於夕陽斜照之中跳躍追逐。此種情景，每人都多少經歷過的，回首如夢夢如煙，偶然想及，真叫人想極，愛極，恨極，愁極，

「是誰窗外種芭蕉，朝也蕭蕭，暮也蕭蕭」。一個人感情到無可發洩時不免怨起各種事物起來，但事實上又往往是「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怨了芭蕉」。我如今在油燈黯淡之下寫着「秋話」，側耳靜聽，西廂如死，祇聽風聲撼樹，索索作嚮。這幾年，萬里奔走，家鄉音斷，兒時情景恍然一夢，料想明天天氣更要冷了，心頭一酸，偶成一句：

「秋風無賴客無衣」。

執筆悵惘，這秋話我不想再寫了。

## 海 燕

我懷念着海，更懷念着海燕。

今夜月色這麼好，你是想得到的，從有月光照到的地方都是有光明的，上帝給了人苦悶之後，同時也給了人快樂，今夜的海面又該是那樣的寂寞，讓海潮悄悄來，又悄悄地去，不染着一點人間的俗念。這上面，偶然掠過一隻海燕，劃上一條影，有一個詩人，把這個影子撲到詩裏時是一頁頁像燕子一樣輕盈的詩句，但是，今夜，雖然是南國的初冬，但這上面再沒有海燕的輕影，而人間也因此失去了一頁頁像海燕的詩句了。

正像上帝給過了人一點快樂，而現在又給人以苦悶。

這過去，時間雖然是像春天已過得老遠，但我却永遠這麼記憶着——有過這樣的往事，我像一個流浪者病倒在一個海濱的小城中，一整天，我再沒有心情去體味到窗外的花香，而那時天上白雲的馳逐，卻引起我茫然的遐想，當那個房東的女兒把窗門打開，把我的病牀推到窗前去，我留心到窗外白茫茫的一片，是海，在心裏也浮起白茫茫的一片，是愁，而那時我卻注視着海面上一點點的海燕，輕盈地，有時投下一聲叫，偶然回顧一下房東的女兒，她正含着一個巧笑，那樣輕盈呀！像海燕，我是想把我那樣贊美海燕的詩句贊美她；但是她說：

「你別僅望着窗外呀！因為那些窗外的風光，你無論不會用平常的眼光去欣賞，而這樣又會引起你的感傷和不安！一個病人是只能把自己放在情情之外呀！」

應該說一些什麼呀！除了感謝，我再不能什麼說，但是就是這幾句話，房東的女兒是忽略了一個客地病人的心情，我這顆殘破的心上再裝不上這感情豐富的話，我有點黯然。

讓她把窗簾緩緩地拉下，白色的海面從她的手下一點點縮下去，而她的面色也一點點變起沉鬱起

來。她悽然對我說：「這樣你會懷恨我罷？」

沒有回答，是誰在促使我，我握着她的手：「你是把一個遊子的心都捏碎呢？」

誰都有一點傷感，從什麼時候起呀？我們已染上了人間的罪惡，輕輕地成了一個愛情的俘虜，當她問我世界上什麼東西最使我留戀的時候，我痛快地告訴她，除了海燕和她，只有我自己。

這句話她再不相信，她說：海燕有什麼可愛呀！她是沒有一次在這裏住下來的年青人口裏，聽見過一句海燕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的話。但是，又誰能曉得呢？正像看過從她手下一點點縮下去的海面使我茫然，而眼前她的愁容更使我覺得人生的變幻。她告訴我：

「你這句話確是對的，女兒們的命運正像海燕一樣，雖然在有些人眼光中看來是可愛的；但究竟是渺小一點了，像今夜這無邊的海面上，掠過一隻海燕有些什麼人注意呢？」

去注意這無邊海面上一隻海燕，往往得到的是像海燕一般的輕愁。

那個房東女兒悄悄地滴着淚，她向我哭訴着她的畸零的身世，但我只像海燕悄悄地掠過海面不給人一個回答，我沒有告訴她我這過來的流浪的困苦，怕今夜人間有一點空間，都給我們壘滿了輕愁。我像一個失了知覺的人，讓愁苦的心情給了她一個無聲的回答。

人間往往是成了這樣的隔膜，而人間也往往無可奈何地把虛偽在欺騙着人類，在今夜，這掠過海面的海燕，固然不會有人懂得她寂寞的情懷，而一個女子真情的啜泣，也只換人間暫時的淒苦。這個我們只能歸罪於上帝製造人類的時候，原本是用愁苦的泥土捏成的，不然，何以人生的出世，第一聲帶來的不是笑聲，而是哭聲呢？

於是，我再不會說，讓時間在寂寞中過去，好久，她又把面上改變得很和善，她強笑着。

「會什麼要把人生去想得這樣深遠呀！本來一隻海燕就是海燕。而把海燕去敷會一件故事的人就是最不明瞭人生的人，人生還不是像一隻海燕，又誰能保證呢？明天，就是明天，我們都像一隻海燕飛遠了，在那時又能去憶念起這失下了當時脅下的海潮呢？」

海燕就是一隻海燕，而人生也只是一隻海燕，這句話是那樣富於哲理呢？但房東的女兒把人間離愁去推到海燕的分飛上去，這不是多傷感一點吧？

房東的女兒沒有告訴我這個道理，她只傷感着。

時間把人間的記憶都帶走了，之後，我離開了海濱，有幾次在病中，但再沒有人緩緩地把窗帘拉下來，和白色的海面從一個人的手下漸漸地縮下去，而我的心，却從這個時候起多了一個海燕的輕影，和一個人像海燕輕愁的年青女子的凄苦的微嘆，我現在發覺到她的話：

「海燕就是一隻海燕，而人生也至多是一隻海燕」。

可是海燕有時會冒起暴風雨前進着，可是人，只會在有月亮的夜裏，靜悄悄地，坐到海邊去記憶一些柔情的故事，把感傷浸到海水裏去，要每個吃到海水的人都來替他感傷。那麼人又有什麼不能像海燕倔強地冒着風雨前進呢？

今夜，月光這麼好，我曉得：有太陽照過的地方，今晚也有月光籠罩着，但是，在今夜，那個住在海濱的姑娘，是不是對起窗外白茫茫一片的海色，而在幻想起這海面上會掠過的海燕，又是不是在記憶起像海燕一般消逝過去輕愁的日子呢？



## 墓園

墓園就是一個墓園。

雖然秋天過去，冬天過去，時序的轉捩，又擦進了春季，但在這裏，仍是每天有太陽照到這叢亂的土地上，人間，要去留意到季節的變換，再不會從那些墓草上去辨認青色或黃色，而去憶念到這隔了多久的春天，現在又重回到人間。

活着的人似乎和死去的人是失去了關連，所以墓園永遠是寂寞的。

一整天，除了天上永遠有白雲在上面浮過，而墓園前那瀾流水卻不斷從東流到西，響起淙淙的小聲，這裏過往的人雖然有，但，不是麼？墓園就是一個墓園，又誰去留意人間的歸宿，却是這般的寂寞，而人世亦多用着寂寞的眼光在瞧着這墓園。

管着這墓園的人是一個老者，是的，那樣寂寞的人間一角，對於老年人的心情至少是適宜點，這原因，正像一個厭世的人喜歡聽起遠寺的鐘聲，而心情脆弱的人，愛聽起淒苦的樂聲，雖然這種聲音的接觸，會增起你茫然的悲感，但正像此刻看着墓園的老人，瞧着着起伏不均的土堆，幻想着這自己不遠的命途，只能有一種空處的幻感。

果然沒有人去計算這墓園的時日，但也沒有人去估計這管墓園的老人住起的一天，每天，太陽曬到墓園門前的時候，老人那樣的蹲在墓縫裏，把頭望着天，面上沒有笑，沒有愁，看過天上浮着的雲，還有各色各樣飛過的鳥，和每天每天，在墓園前走過各樣的人——那些人雖然是很少去留意到這管

園的老人，但有時老年人也會微微地呼一口氣。是在嘆惜自己失去的青春？是在悲苦人間的虛空，還是在惋惜人們年青的消逝，又誰能曉得。

去悲苦到死去的人剩留着的土堆，固然是無意義，而人們定然要在年老的管園者面上去尋求悽苦的故事也大可不必，人間的故事，有時是不允許你去發掘，去發掘者的人接受的是虛空，像此刻那管園的老者，或者又正曬在太陽下，望起天，望起墓門前走過的人；或者是瞧着墓上的宿草，現在轉了背而在心喜着春天的到臨，或者是正在把他的舊衣服披在土地上曬太陽——你一定能確定他永遠在他的身邊只有死的恐怖和人生的虛空嗎？

人類因為都把過敏的神經在推測人類，世界所以只有不斷陷到痛苦的深淵中去。

本來世界不是很單純的創造嗎？山自山，水自水，花自花，月自月，但是人們為什麼要從山水之中去點染着高人奇士，而從花月之中却去悲憾到才子佳人，於是物由心造，心由境移，數千年歷史過來，自慊撤坐在皇帝的龍椅之後，接着更有馬丁路德的宗教殺人，而佛陀，耶穌，摩漢默德，這些人却要憑着自己口裏編造出來的「經典」，要世人不斷去流血，痛苦，把人類推到幻境中去，而世界的入，到處陷入「心」的悲苦。而處處受着「物」的誘引，而此山，此水，此花，此月，數千年過來，無非增多了不少人類的煩惱，要詩人，學士，歌女，才子，滴着辛酸的眼淚。誰說這是上帝的意旨，本來人類只是帶來了一副上帝給他消化麵包的機器，正像此刻坐在墓園門前的老人一樣，在眼前遠的是浮雲，近的是人間遺留着一堆堆的土塚，天地多少是不應該想得那麼悠遠，而要把人間的山，水，花，月，都一齊捺到痛苦的意念中去附會着歷史的故事。

從前有二個和尚，爭論着幡因風吹而動的道理，一個說是「幡動」非風之動，一個說：是「風動」，那時六祖仁秀在側大聲作喝：「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其實幡動風動和仁者心動，又管得和尚何事，那兩個和尚的爭執果然是多事，而六祖的解釋，也失了上帝無言的意旨，這個我們不是最好還是閉起眼，任幡動，任風動，即便是仁者心動，但閉上眼時，天地一片，中間無我，無人，無山川花木，無日月今古，不是更清淨了許多。

愷撒果然是違背了上帝的意旨，而佛陀，耶穌，馬丁路德，又何嘗從他們的法寶之中奠定了世上的貪婪，這個遠不及此刻那個管墓園的老人，悠然地望起天，望起墓園外，不染一點塵俗，他只帶來了一個上帝給他消化麵包的機器，而帶回去的也只是一個上帝給他消化麵包的機器。

## 蟋蟀和白鷺

### 一 蟋蟀

半夜裏醒來，靜悄，我於是記憶到蟋蟀的鳴聲。

這幾年，像一頭驃馬驅馳於疊嶂層巒之間，一剎那，光景變遷，過去最熟悉的往往現在成爲最陌生，而以前陌生的却現在成了熟悉，對於蟋蟀之鳴，我也有如許感覺。

兒時，倘在夏秋之交，牆邊屋角，是最足留戀的地方，我往往會被一兩聲的蟋蟀叫因此躡上半小時；一點都沒有倦容，有時讓火把的飛焰灼傷了手臉，連高叫都不敢出聲，怕因此驚醒了躲在牆角裏

正預備唱歌的蟋蟀姑娘。

那時，把這種生命的力量寄託在一個小動物身上，現在想起來，實在是一個謎。

以後，我才像一頭上道的驚馬開始神馳於重山複水之間，被生活的疆索鎖住了。連兒時的印象都模糊了呢？更那有閒時間去記憶起蟋蟀的叫聲呢？

然而，昨夜我一個人從深夜踏着睡去的小巷回來後，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穩，我特然記起現在是初秋的夜晚了，這裏連一點蟋蟀的叫聲都沒有，似乎我又感到虛空了。

自己開始到確像一頭驚馬了，跑了千山萬嶺，忽然又記起那最初的一段旅程了。

## 二 白鷺

從我短小得祇靠近矮桌的時候起，我就愛白鷺，離現在足足要二十多年了，我還是愛白鷺。

而白鷺是否愛我呢？這個又誰知道，對於愛，我實在是一個門外漢，我的心中積了太多的增恨，這幾年看着以前很純潔的東西現在都灰黯了，我悲傷，但瞧到白鷺從我年幼到現在仍是以前的一模一樣，我的心頭又透露着一絲光亮。

我從沒有在市人手中買回一隻白鷺過；我祇每天躑躅在遼闊的江邊探望着遠處那些江面上徘徊着的白鷺，忽而昇入雲中，忽而抹近水面，我的目光跟着游移，好像是一綫愛的吸引，我體味到宇宙的實在。

這幾年，生活多是侷促在都市中，遼闊的江面長遠不看到了，白鷺也成了久別的朋友，於是我依

戀到鄉村、依戀到漁舍，依戀到竹籬木柵，依戀到遼闊江面，和那江面上徘徊着潔白而親愛的白鷺。  
他象徵着人間的愛，但我現在又失了他；不，是它遺棄了我。

## 門

誰願勾留在狹隘的小屋中，想不到門外去吸一口新鮮空氣？

什麼時候起，我憎恨天下所有的門，即使是金碧輝煌的宮門，烏漆剝落的板門，即使是矮得齊腰的短門，我都厭恨起，牠多少把許多年青人的彩色之夢關在屋角裏發霉，把那些少女們深夜醒來的嘆息不讓門外人偷去一點聲息。

記得兒時年華，我一樣和別的孩子愛吵愛鬧，我會幾度一個人偷偷地摸出那扇屋後的籬門，悄悄地到河邊看那些小得三四寸長的魚兒探吃着河埠邊淘米沉下去的米粒，我是那麼裝輕脚步不讓草沾着鞋底發一點聲浪，但等到我的頭探至河邊能從水底看到自己那半個面時，魚兒一陣慌張又只剩下了幾點水圈，但這玩意兒，年輕時是玩不厭的。我也會頑皮地幾次拿着細石隱到樹背後去投擲那些划過水面的歸舟，那些投着的船上就發出惡劇的叫罵，但我却隱在樹背後得意地笑了，年輕時的脾氣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這般不去計算一計算。

那時我得感謝籬門的；不然，我就沒有這樣便當，但以後，事情終於不妙，他們把籬門叫那個常在我家做活的木匠阿桂用釘釘上了，爲的是怕我有一天會溺到河裏去沉死，爲了這件事，有過一段很長時間，我對木匠阿桂懷着極大的惡心。

一直到我長得和父親一樣高的時候，那扇門還釘着，似乎大家沒有人去記起這是一頭門了。之後，我將到別地去讀書了，這一夜，母親在燈下替我收拾衣被，人家都睡靜了，她還在小屋裏搶東檢西忙個不停，不平的地板上因為吃不起力量時常瑟瑟地跳動，她咕嚕咕嚕在囑咐我些什麼話，這一夜她整夜沒有睡，第二天吃過早飯後，我該得上路了，車子要到離門前三里路的地方去趁的，母親叫阿桂送我去的，他倆送到我門前？

「出門不比家裏，別再孩子氣像在屋裏一樣不懂事」。

我漠然地離開門前了，足足走了半里路，望轉去他倆還站在門檻上望着，似乎還遠遠地擦着手，我又漠然地走遠了，到第二次望轉去時，路也轉了灣，我似乎那時對路邊一株高大松樹瞞了一會眼。——這過來幾年的客地生活把我一顆積滿塵俗的心更劃滿着可怕的鮮紅血絲了，像是丟在河邊一隻流浪人遺下着的破草鞋，從不引起過那些千千萬萬過路人的注意，於是我記到我的家，還有那扇屋後破板釘上的籬門，還有母親曾站在門檻上望我走遠的板門，但：我得自知，現在我已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孤兒，家鄉，是一堆瓦礫。

想着出門後的情況，我真不該輕易跳出那頭溫暖的門，不知那個給我們釘籬門的阿桂還活着麼？

## 柵

我愛柵。

家是在海邊，看慣的都是漁村中各樣的事：在天上有着羣星的夜裏，我看慣那些遠近的漁燈隱約明

滅在我家門前遠去的漁柵沿邊，黑暗中送過來一聲聲漁唱酬答的歌聲，在水面上飄動，該是那樣的輕盈的。早上，薄霧瀰漫着遠近，那些漁舟像軍伍一樣排行在漁柵邊，幾個漁婆子在船頭炊起早餐，特別是夏天，水面上也飄散着淡淡的煙霧，和炊煙打做一團；有時把漁船的半截都遮住了。一到中午後，這漁柵旁的情景又換了，河邊走路的人很稀少了，漁柵上總是黑越越曬着一件件早上從海裏拖起的漁網，在太陽下蒸發起一層層水氣，幾個年老的漁夫躺在樹底下憩力，女人們都躲入船艙了；大概年青的漁人們都上市去賣魚了吧？

對於這樣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而且不少次數對於這情景發生過一點豔羨。尤其使我最神往的：是那些整日泊在木柵旁的一行乍艫樣的小船，還有是這富於古典意味參差不齊老了年紀的木柵：我都迷戀過。

那時對柵這樣東西的印象是覺得很輕盈的。可是，這種印象，以後到父親失意回來家裏養起鳥來之後，就有點變態了，父親是愛養鳥的，這緣故，我家廊前到父親晚年差不多成了一個羣鳥之國，有些鳥是早上叫的，有些是中午叫的，有些是晚上叫的，父親很愛那些叫聲，故意逗着他們叫，但我們和母親的意見是一致，覺得太煩噪了。不過有幾次我也居然站近各樣的鳥籠前，覺得它們有點可愛，逗着它們玩，它們張牙舞爪向籠外撲過來，但碰到籠柵時，低着頭又萎頓了去。

對於這光景，我既沒有像兒童對木柵一樣的輕盈了，那時，我覺得柵子這樣東西存有點畏懼了：實在因我多見了那些聰明伶俐的鳥因為有着美麗的羽毛而不免被人間囚居在木柵裏，總覺天才這樣東西也不過給人間做一個點綴而已，還不如那些鳥鴉斑鳩之類悠遊於山澤之中來得自由自在了，從那時

我也明瞭動物院中要做一個木柵來陳列孔雀之類的奇鳥的意思了，從這時起，我對柵這樣東西由畏懼而轉入厭惡了。

以後，我因為到一個監獄裏去訪友的機會，我又看到了一次柵，那個朋友以前豐滿的頰肉現在瘦削如筆了，連脚步都蹣跚起來，我從這裏內望了望，黑越越看不到一點東西，大概陽光是多年不會在這裏光臨過了。我從這柵內嗅到一股極強烈的臭氣，我馬上離開了那裏，我有點怕。

雖然，兒時慣看的柵，會一樣用木段排列起來編成的，但一個是在陽光底下生長起來的；而一個却用以編成起來阻攔陽光的。

我略略知道了一些柵的功用。

## 膏 像

### 膏 像

桌上的膏像忽然不見了。想該是有人帶着走了。

那膏像，我清楚地記得，是一個女像，臉上現着微笑。我是從一家瓷器店裏挑買來的。這幾年，人像一隻覆巢下的小雀，什麼都沒有着落，什麼東西也都丟了，光祇剩下那膏像，又不知經過了多少山頭，多少水腳，辛苦地保存着的。

有時，人被寂寞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四遍都充滿着殘酷而無情，瞧瞧膏像，依然一臉微笑，和以



前一樣；我的心頭溢漾着一點光亮。

現在，這膏像又丟了，不知那個人連把我一點僅有的溫暖都帶着走了。難道我因為這一個膏像而可惜麼，不過，這幾年來我僅有這點了。

## 手 杖

時常想揀一支手杖，不論什麼的：木的、籐的、甚至是一根青竹竿，我想都是好的。

我這樣想：倘使我過去是會有一條手杖的，那這樣的高山這樣的深水過來，我的手杖該是和我一樣地光彩剝落了；從他那憔悴瘦削的身上，或者是一首很富麗的散文詩，一篇內容很充實的小說呢？但，因為我沒有這樣一根手杖，我到處是伸張着雙手空虛地在人間獨往獨來的。

我依戀着各種來途上山寺的黃昏，山莊的守候者用他寂寞的心情把旱烟筒禿禿地敲着石階上發響，口裏一連串講着他和烟筒一樣陳舊有辣味的故事；倘使，我有一根手杖，我該有許多像山莊一樣光彩的剝落的故事去欺騙每個山莊上停歇下來的夜行人了。

但我缺少一根手杖，於是缺少一種欺騙人的工具，到現在，我還是空虛而寂寞着。

## 兔的失踪

現在你走了，剩下了一個空籠，剩下了一個沉重的懸念。那你時常跳上又跳下的土坡此刻仍靜靜地躺在太陽光下，那一枝不知名的小紅花依然僂僂在那顆大樹根下，但是你走了，走到什麼地方去

了呢？

我於是想着：你是給村裏那隻花白狗噬去的，牠不是時常狠狠地向着我們這屋子眦視着麼？倘使我這個猜想沒有錯，那麼？我是多麼欠負點做主人應有的責任，我該會得到懲罰的，但我卻不願這麼想，我只是希望你現在是好好地生活在另一個善良的主人家中。此刻已經是傍晚，祝福的你在進一餐很豐富的晚餐。你忘了我這個可憐你主人吧？我是多麼慚愧，一點沒有給你好好地吃過一餐豐富的餐料，讓你一天到晚自己在草叢裏覓食，跳來跳去，我不但連一點責任都不負，還瞧着你那樣忙碌得很好笑。

記得當你從一個不知姓名的攤販手中躺在我懷裏的一天，我就開始着一個幻想：給你做一個好好的籠子，外面最好是披上一層布，天寒的時候可放下來遮風，每天下午，我是比較空的，給你去採一點兔草來吃吃。可是這個幻想直到現在還是幻想，好好的籠子還是因為沒有錢不會做，祇拿以前幽過小雞的籠子代用着，採兔草，除了第一天之外，也沒有去過，現在你走了，對於這個欺騙，你是無從曉得也不會來責備我的；但以前我沒有深思過的事，此刻全都在幻想中包圍着我，責備着我、你、卻成了我靈魂上的審判官了。我好幾次擺出一個主人的手段和威嚴，當你眯着眼凝視那斜坡上小紅花時，我從你身後一把將你擒住。你溫軟的小身軀躺在我的手掌中了，但你因為過份恐懼，身子索索地發抖，連眼睛也閉上了。我勝利地的撫摩着你，一直到滿足了我的心，纔把你放下地裏，那時你像得救時似的一骨碌翻過小山坡躲入草叢裏，有時我故意趕來追你，你更深深的躲進柴枝堆裏。對於你這種刁鑽的行為，我實在又愛又恨，我時常會頓着腳罵：「看你明天逃不逃得過我的手掌呢？」

可是，明天一瞧到你那種在我腳邊溫和地嗅着跳着的樣子，我心裏再沒有一點恨你的意思；而你好像從沒有憎恨我這個莽撞的主人，從你到我們這裏來後，你只是善良地生活着；這些日子裏，我有時看到你這潔白的軟毛，溫和的行動，我枯索的生活像得到一團溫暖的偎依。

可是，現在你又走了，不知你是討厭着我這個薄情的主人而走了的呢？還是，我這個薄情的主人不負責任地把你送給一條狗作為食料了。我曾一個人走過着山坡的前後，還有你那塊時常出入的草叢堆，我用各種各樣曾經呼喚你過的口哨叫着你，但是，你一點影子也沒有，我曉得，誰把我這一點精神的寄託也奪走了。

什麼也沒有了，剩下了一個殘破的以前關過小雞隨後又作為你新居的籠子，還有我此刻胸頭的一個沉重的懸念。

## 守候者

孩子的時候；我和哥哥住在一個近山的小村裏，那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前後又沒有一條路通到鄰近的大城鎮裏去，一天到晚小村是靜悄悄的。那時我和哥哥讀書的地方是一間石屋的樓上，以前這間屋據說是一個更樓，不過現在却空洞洞尋不出東西來，這樓上鋪設着三架牀子偏左的一張是我哥哥同睡的，正中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是替離這村不遠一個姓張的富翁管山莊的土人，偏右一張却是他的孩子，但我們搬進去就沒有看到過，據說在半年多前他到外鄉去種田，一直沒有回來，連一個消息都沒有送回來。

這老者實在是一個很靜默的人，生活使他深沉得像一塊埋在海底的石塊，他不大多說話，老是帶着一根小凳坐到門外閒看，那個小村伴着他足足快六十年了，什麼情景他都熟悉，但從他這貪婪的眼光中，似乎這四周，他還要從這熟悉的情物中找一個答案出來。

那時我們都年輕，跟着這樣一個沉默的人在一起，自然給予我們一個很大的謎惑。在晚上，他一人悄悄地在黯淡的煤油燈下發起默，一對眼筆筆直直望着空洞洞偏右那張繩床上，偶然樓下響起一點聲音，他就佝僂地把頭探出窗外去問；「誰」？等到下面沒有回答時，他像失望似的又默望着煤油燈，一直到夜深得一點聲音都沒有了，他才深長地嘆口氣把身子鑽進凌亂的被窩中，一會，呼呼地打睡了，可是，每次天一亮，我們還新醒過來時，他已又默怔怔望着窗外出神了。

「爲什麼不多睡點時候呢？睡得這樣晏呢？」有時我們這樣問他時，他却堆起一臉苦笑，半響說；「年老了，血枯了睡不着，醒着又不好過」。

那時我們怎麼會去想到一個埋在冰冷遲暮中寂寞者的悲哀呢？閒下來時，他到前山去檢拾枯枝，一堆堆拿出來藏在床底下，那些是作爲冬季裏備用的。所以，在當初，我們眼光中這個老者是一個善於準備將來的人；這句話確是不错的，每年一到冬季，小村下雪了，白茫茫一片，村裏似乎像死去的寂寞，夜裏，天上刮起風，嘩啦嘩啦嚮，老者把床底裏藏着的枯枝拿來生起火，又鄭重地一片片投到火盆裏去，他伸着一雙乾癟的枯手覆在火盆上，熊熊的火光映在老者枯瘦的臉上，會使人感到害怕。

村裏人到那時大家會記起更樓上的火盆起來，一個，兩個，火盆邊擺滿了許多人，那時老人總是

縮在一角中，他顯然是被這種熱鬧的談笑感到無法容受而退却了。有時候，大家覺到談話的材料都窮了，那時於是記起老者起來了；

「怎麼一個人好好地出去種田的，會一去不來呢？」

他照例是抽一口氣，然後沒精打彩地回答；「真是一顆石子丟在水裏還要起一朵浪花呢？」

這個問題大家是不感到興趣，談話往往就是這樣告了結束，一直到夜靜更深，火盆邊的人一個個走散了，那老者才像清醒過來把火盆的火炭一根根搬到屋下裏，再小心地用水來澆滅，看看火星都沒有了，才悠然地一聲長嘆，伸進亂的被窩裏。

第二天一早，他又開始默望着窗外，可是誰都沒有知道他，他究竟在望點什麼呢？上帝將不會替這樣一個衰暮老者的的心一點歡欣，從老人短促的眼光中送來他的兒子呀！

現在離這個時候已十多年了那老者不知已死了沒有。

## 廢園

屋的右邊是一個廢園，像這樣說它是一個園實在還太客氣，連一頭園門都不設了，不知應該要早上幾十年，這裏會有一些花木點綴過地面，玄想這園的規模當初並不小，雖然是現在，伸在亂草叢中還能看到一點零碎雕梁斷柱這園外是一片荒場，他有和廢園一樣的命運，在這個世界誰不注意中他憑弔着過暮的身世。

倘使這廢園現在已成爲亂葬的墓場，那麼也不致和現在一樣的寂寞，每年春季裏，總有些躺在墓

窟裏屍人的子孫用菓菜來祭奠徘徊一次，乾枯的墓土上或者也會零落地長起一二朵血紅的杜鵑花，也說不定有一兩個負手巡邏的詩人來憑弔那些死去的人是壓折了背脊而死的？還是像牛一樣暴死在潮濕的泥地裏？可是，這裏偏偏是一個廢園，而又襤褸得不值高貴的先生們一瞧。雖然每年春風無私也會掠過廢園上空，但沒有擲下一朵比較悅人的紅花。

這園外雖然是一片荒場，但一天裏走過園外的人也不知多多少少，假使這廢園有一道竹籬，即使破敗的竹籬，那些走過的人或者也會好奇地向裏面探一探。讓園外行人自己去幻想這竹籬內所有景象；裏面有一個清癯的管田園的人，低着軀彎腰在執鋤墾地，或是有像一個傳奇中的素衣鄉姑，她正留心着竹籬外飄過行人們的衣角。但這裏偏偏是一個廢園，連這一點簡便的設備都沒有呢？

還是人間遺棄了這廢園？還是廢園遺棄了人間？從什麼時候起，廢園和人間這兩者之中築起一道厚厚的牆呢？上帝該不會知道這個罷？

管這廢園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者，彎背曲肢，他的身上並摸不出一絲輕鬆的印象，每天他踏過廢園亂石到荒場上去遠眺一會，他或者曉得這眼前的景色在他不過是一個行將匆匆而去的旅客了，這荒場上過來雖會有不少山東賣解客人在這上面磨擦擦掌試着棍棒，男的，女的，圍成了幾重，小孩高興得連喉嚨都喊啞，但，這管廢園的老人，像無稅地依然在荒場的另一角上鶴步着，他心頭上的世界永遠是冰冷的。

每個晚裏摸着黑路的夜行者，雖曾從廢園外瞧見過那顆矮得像鷄舍的板屋裏漏出來像豈大的燈光，但他們這一路來，不乏看到輝煌的燈光，對於這一點點微弱的光亮，每每又都忽略了。實在從什麼

時候起，這管廢園的老者被這世界一隻殘酷的手掌推出了人間。

這個世界上等着人去做的事太多了，廢園不過是一個廢園，誰有這閒情停留起匆匆而迫促的行腳，來探尋起這廢園的一片陳迹：當年那些種花的人到那裏去了，雖然行雲無恙但他從不告訴過你一句話，你又能幻想些什麼呢？

倘使這老者，在明天，或就是在今天已躺在這廢園潮濕的泥土裏，像一頭耕耘脫力的水牛一樣橫在地上死了，只多明天這園地裏不過新添了一堆像饅頭似的坟土，前面插一方小木牌，算是墓碑了，但，還是說不定呢？後天，或就是明天夜裏，却給那個躺在這不遠的破廟裏的叫化子偷去燒熟一鍋山芋呢？

像這樣的情形都會來的，既然是一個廢園，即使是一頭牛，一頭馬，誰都有權進來的，不過現在是不能確定的，是這管園的老者死後究竟葬在園的那一角呢？

## 漁燈和路

### 漁燈

黃昏我愛一個人悄悄地沿着江邊走去，那些湍急的水灘在黑暗中鏘鏘地怒吼着，從熱鬧的市中心走到那些地方，似乎把所有的塵俗那丟淨了，我坐在那些天成的岩石上，瞧着那模糊不明的江面上，在那時，常常有一些漁燈隱約明滅在水邊的矮樹低樺中；似乎在順着水流找尋着他的目的物。

對於漁燈我是很熟悉的，我的舊家門前就面臨着一條大江，這江上一天到晚過往着成羣結隊的漁舟，在漁汛的季節着，他們結幫落夜船，點點的漁燈在廣闊的江面上移動，這情形很有點像當你暑天夜裏聽着天上繁星一般。一個住在江邊的人對於一切江邊應有的景象，在他一天到晚接觸時自然會失去他的可愛；但事後又會引起強烈的印象；我年紀很輕時，往往會在熱天的夜裏睡不着起來打開窗子聽着下面江面上結隊的漁燈，那時家裏人都擔心我會跌下樓窗去，他們覺得這實在沒有好看，而我呢？那時實在也是說不出什麼的好看。

這幾年來，生活的圈子因為旋動在城市裏，一年到頭，看到的大都是呆板的建築物和詔笑的嘴臉，年青時熟悉的東西現在往往成了最陌生的東西了，就是漁燈，五六年來，我已成了夢寤中記憶的東西了。

瞧着那些又熟悉而又陌生的漁燈，當我一個人躑躅在江邊之上時，雖然我心裏知道自己是一個作客之身，但那顆蕩漾不定的心已跟着那不定的漁燈順着湍流駛過舊家門前了。

## 路

是個猛風雨之夜。

我從一個朋友家趕回來，那個朋友原是殷勤地留着我過宿，但我鼓着勇氣倔強地回來了，路是那麼難走，每一寸是一寸的泥漿，人踏上去泥地上發出吱吱的響聲，泥塊黏在鞋幫上，顯出步伐十分的遲滯。



雨，像一個孩子被人騙走了糖果一串地哭下淚來，四下裏一些光亮都沒有，一個人全憑着腳跟的感覺摸索着高低不平的道路。那些靠山建築着用木板釘弄來矮小而簡單的屋子，在日裏看起來容或有一點討人可愛，但夜裏一個個都成了恐怖的怪物。

當我走過那條小木橋時，我的心裏驚躍着，因為我從黑暗中聽這浩蕩的溪流聲，已經辨別起今夜這猛風雨要把這小村埋葬在他的脅下了，但我的心裏一半又充滿着喜悅，經驗告訴我走過了這小木橋就是石塊壘積的大路了，這大路他會安然地送我到要去的地方的。

謝謝上帝，我已走回到那個稱為家的屋子了，我把窗門閉上，聽着外面劇烈的風雨聲撼動着樹梢撼動着山岳，心裏想着那條泥濘的山路，那頂嶙峋像枯骨的小木橋，那浴在風雨中撐開粗闊肩膀掙扎着的石子路，不知現在又有多少夜行人織着喜悅和恐怖。

天要什麼時候才亮呢？讓那些走在恐怖和喜悅路上的朋友們從暴風雨的夜裏聽見迎臉來一連串和善的光明麼？

## 彼岸的瞭望

生活像是一間被重重屈戌拴住的暗屋，累年累月難得看到一點陽光：即使近得像對門那樣，不知那株牆角桃花是幾時開了花又幾時落了花，想來隔簷穿緋色衣的姑娘好久不過來折花了，大概春去也是好久了罷！

人老，心也老了，記得兒時年華，清明時候跟着家人們到鄉間去掃墓，滿山映山花開遍山坡，那

種爭先恐後去採折的情景，閉上眼：此山，此水，此情，此景，都迎上心頭，但舊事重溫，雖有珠淚成串，也趕不回列隊而去的年華流水，於是，人往往成了思想的俘虜，我幾度撲進孩子羣中極力去模仿天真的動作，但那些孩子們往往又都悄悄地離我而去，於是我明白孩子的世界中，是不能讓一個已染有塵俗的人插進去；而孩子們也不會替一個已染塵俗的人湊一點興趣。

我們的世界是兩個的，於是我開始明白一個成年人從孩子們身上去找同情是莫大的錯誤。

前些時候，這裏的幾個同事因爲在不經意中溜走了一個花朝不無一點惋惜；因此，我更明瞭於成年人與孩子間的所有距離，成年人往往因失去了一個節日而連帶失去了一度感喟；孩子們却只記念到迎來一個節日好跳一跳笑一笑；這裏，倘允許我說一句俏皮話，成年人正在憶起他花落的季節，孩子們都正還在妄想他紫紫紅紅的花開時候。

自己，這幾年來生活一成不變轉輾在城市裏，整個過去生命之陳迹差不多蒙滿了都市的塵跡，季節的變換在我除了身上衣服因寒暖有一點感觸之外，宛是一隻重年累月泊在木柵下的小釣舟，這近旁，雖然幾多潮漲潮落，但除了有一個很短促時間的不穩定之外，我是安心做起這寂寞江面上日以繼夜的守候者了。

並不是甘心把生活兜置在人間的暗角裏發齋霉，因爲我自己明白：徒然用淚眼模糊去送走翻山越嶺而去的季節良辰，不如掉身於江海之中去尋覓彼岸莫可把握的希望之果來得實在。這個，譬如一個跟在時代尾巴後跟得汗出如藩的自名英雄者，有時還不及袖手旁觀看風使帆的笨哥兒來得取巧而可

愛！

譬如，現在春天又去得遠了，窗外，山巒，水涯，不乏人間有心人，負起手淒厲地朗誦起：「寒食清明都過了」的詩句，用那樣沉重的情緒去打發一個節日總覺得這是春蠶作繭的自縛；於是轉覺自己這幾年平淡的生活中，甘心做起寂寞江面上的守候者並不是一種損失。前些時候僻處在一個浙東劫後小縣的妹寫信來，告訴我寓居對面被炸毀的瓦礫中那枝甘露樹又透起了新綠，她於是連想起故園的楊柳，故園楊柳樹下那幾間現在只剩下一片瓦堆的舊屋，從紙上我嗅到一陣濃重的感傷。當接到這信之後，我只空虛地向窗外正飛過的一朵白雲瞥了一眼，我想不出適當的回答，但我有一點恐懼：這春天過去不久，世界上每個小孩子正還在苦憶他從眼前溜走的綠葉紅花，而在一個飽經世患的孩子，却從甘露樹的新綠中去連想起他門前的楊柳，楊柳樹下的舊家。誰說孩子們的世界和成人們是有着遼闊的距離呢？

於是我轉覺一個人的思想雖然是多少倔強要逃避情感的脅迫不是容易的事；在這個千千萬萬攢起眉頭做人的年頭，我將憑什麼東西掉身於江海之中去尋覓彼岸莫可把握的希望之果呢？雖然千百回思量，千百回付想，我終將彷彿於這迴瀾折疊的江畔海涯而躊躇莫決的呀！

## 窗前偶筆

窗口對出不遠是一塊小溪，整天整夜水流了東了東向西淌去，這些水將會淌到什麼地方去，倘你這麼問時，這村裏的人將會笑你在發癡，有時幾個牧童牽牛到溪邊來喝水，無心地在溪水上怔了怔，默默地牽着牛走了，於是溪邊又重復寧靜，剩水流了東了東向西去。

倘便是夏天，這溪邊的兩旁樹木，經過冬季風雪凌欺之後，又枝枝葉葉長起嫩油油的一片新綠，不自然地使走過溪邊的人顧盼生情起來，覺得人世間再沒有比這個再蘊含着生機了。那時，固無論冒充學士氣的騷人墨客會穿起白袷衣徐步林下來聽起流水的淙淙；即使是重利輕別離的商人，也會自然地緩步蹣跚，俯仰之間，想起出門時情景，愆然僕僕於生意經的累贅。

從有溪的一天起，流水就不分晝夜無停息地向西淌去，而每年夏季，經過冬季風雪凌壓的溪邊樹木，仍不錯季節長起嫩油油的新綠。這種種，確乎蘊藏着生命的發揚，而覺到人生值得發泄時，有一分應盡一分的發泄，這是生命的原動力呀！

## 二 責任

御接那兩段高低不平碎石路中間的是一條僅僅兩尺闊的板橋，每三四分鐘內，我能看到那些行路人顛撲地踏過碎石路再越過板橋，樣子像很吃力，但沒有一句悲憤的話；因為他們都明白；這碎石路和板橋已盡了人間服務的責任。

當一個衣冠楚楚從廣闊馬路都市裏轉出來的人，樣子像摸他一下都不可以，他一定會對這狹隘的碎石路，起不脛着的嘴臉，可是，這碎石路何嘗想到在華貴紳士身上去討一個青眼呢？牠。永遠倔強

地脫視着遠遠去不知名的塔影，這過來，有多少哥兒小姐，攝伏於大法師大和尚的感召之下，對於這爲佛門表示崇高的古塔，會有多少次玄想於西方淨土的極樂天國，而塔這樣東西是菩薩法力寄託的最好佐證。

可是現在那個古塔，已和古廟一樣，只供一些乞丐商人擱置行囊或村婦晒曝尿布之用，而碎石路却永遠馱着行人越過板橋到每個人要到的地方去，繼續地爲人間負責任。

### 三 生機

臨窗隙地，於半月前略種了幾顆白菜，別來旬日，白菜已茁壯了不少，有時躑躅其中，陽光映處，混身皆綠，對於這個由於自己一手栽植出來，而及見牠的生機盎然，你當不難想象我的心境是至樂的。

記得兒時曾爲一個老鼠被黑貓咬嚙得血流皮破，不自制地滴下淚來，從此私心恨恨於貓類爲虐殺人間生機的罪首。而那時家裏人不無懷疑我有點癡呆；蓋數千年來老鼠已「公開」成了貓的食糧，即使聖賢仙佛慈善不過的，也無半紙討伐的檄文；而更無「生機」的護法者深文到如此縝密的。

所以，我當時的思想是類乎退化的。

不過，近來自己因奔走於衣食之累，覺得「生活」的看法並沒有所謂正確的，今日一些發財先生們，腰纏累累，不啻是人類生機的虐殺者，然則吾人何必恨恨乎，貓之咬嚙老鼠爲虐殺生機，而白菜的種植也原是爲人們果腹的作用而已。

人類尚如此呢？何況植物界，更何況比人缺少靈性多多的貓類呢？

## 遲 暮

在我們孩子的時候，離舊家的不遠有一家佛院，大概是數百年前的古物了，屋宇是相當的老舊，大殿上的金色如來也給塵垢堆積得幾分厚，不過那盞佛前燈每天由管寺老和尚親手點燃着一天也沒有熄滅過，隱約地照着黑暗的大殿更顯出這僧院的冷漠了。

管寺的老和尚一年到頭很少出門來，我從沒有一次看着他像別個和尚挑着香担去走過十方，每天，他蹲坐在窗前，呆呆地望着土阜上幾竿青竹，不知他心裏在想點什麼？有幾時他蹲坐的姿態很像山門口那個彌勒世尊，這種袒胸嘻笑的神情在我們兒時的年齡往往因無從去瞭解他的高深而不覺啞然地笑了。

是深夜，我們從睡夢中醒來，偶然傾聽一下，那佛院老和尚做夜功課的鐘聲一斷一續地隱約傳過來，祇覺得四周更空洞得無可攀摘了。那時我們自然無從去想到人世間歡愁的深厚，對於這、一個通俗甘心守靜沉寂的佛門弟子，把自己的歲月消磨到雨燈古佛之中只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謎。

因為佛院外是一片廣場的關係，每年舊歷年關將近，總有一二次那些率領着狗熊和猴子的山東江湖戲班，在這上面擺開場子，鑼鼓鏘鏘地敲動，遠近的人們如潮集攏來，不上一刻，已結成了一個大大的圓圈，當那個江湖賣解者擎拳撐手開始開場時，人們是更擁擠得不留細縫，村裏因為這種江湖把戲難得看到，不論你是怎樣寡靜的姑娘總會爬上樓窗去探望，可是，那時倘使你去留心一下那管的寺

老和尚，他仍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幾竿青青，有時負起手在竹下蹣跚，似乎在他看來世界上除了那間黑暗得使人胆怕的大殿之外，再沒有旁的東西了。

「老法師，你怎不想外面去走走呢？」

當人們這樣問他時，他是微笑地點點頭，他並沒有自己解釋爲什麼不想外面去走走的理由，對於這樣一個忍心把自己放置在冷漠深淵中的老者，實在使人想到他和那座佛前的懸鐘有什麼兩樣呢？雖然會有過一點發洩，但也是那麼虛空而使人無可攀摘呵！

那時我們年紀青，時常到佛院去玩耍，有幾時看着那種孤獨沉思的神情，總會故意去擾亂他的恬靜，他依然一點不現怒色，把手撫摩着我們頭上，半響說：

「快回去吧！你家裏在記望你呢？」

所以，在我兒時過來這一段時間中，從不見他發過一次怒，他在我的腦中最清澈的影子，是筆直的眼光望着幾竿青青的矮竹那種出神的態度，還有是倘在半夜裏醒來一抑一揚隱約的鐘聲，這鐘聲雖然是風雪的冬夜也不會間斷的。

我祇有一次看到他臉上掩不住愁苦說過一句話：「我們是快要歸去的人了」。

快要歸去的人了，這句話一點不錯，他已經快六十歲了，而又是那麼蒼老，總有一天會像斷息的鐘聲一樣戛然地停止下來的。

不過，他爲什麼要那樣沉默地做人呢？這個謎村人很少去猜測到，有的說；誠象他自己所說的：  
：他是快將歸去的人了。

一直到現在，我有時還會想起那枯守在佛院的老者。

## 山居

有過一個時候，我會生活在山陬的荒村中。日裏看着一堆堆僵直滿眼的山塊，夜裏聽起隔牆那個患肺結核的中年人很吃力的咳嗽，好幾次被劇烈的旅愁壓住了心頭我想馬上離開那可憎的山村；可是這種心情，每到第二天太陽照上窗櫺，偶然從紙窗格裏望到外面一片葱綠的山色時，我又是那裏自慰地願意做起一個山莊的守候者了。

閒下時，我時常到前山去，採摘一些不知名的花草來供在桌上，像這樣的事情，山莊裏一天到晚忙碌着的莊稼漢是不會有這樣閒情去想到的，每次當我把一束花草拿過他們眼前時，我們總會發起驚異的目光；那時，說一句自負的話，我是有幾次故意挺起胸膛學着一種驕傲的樣子，到現在想想，這種情景祇有暴露我自己的淺薄。我會幾次因一朵花開時無端地快樂起來；也因為了一朵花謝無端地悲哀起來，而迴顧他們，一年中的生活水線上很少掀起二起洶湧的浪花；於是想到一個自作聰明者，他就會嘗到人世間無限的冷酷。

雖然我是一個平原之子我們舊家的門前就是一條小河，兩岸堆積着這兩旁人家搬出來的渣穢，一年到頭蒸發臭氣，我就討厭故鄉垃圾一般永遠在腐敗中消滅下去；可是，這幾年，因為生活的處所總大多是在混滿塵灰的城市中，我倒又想起我最熟悉的平原了，這個，自然我不會去惦念那小河兩岸堆積着發臭的堆穢，但我可不能忘懷於那小河上往來如織，塗滿各色各樣花樣的划腳船，還有是離我



家門前不遠，那木棚前一整排泊在柳樹下的小漁船，這上面有着一條條黑色健康粗壯漁夫們的手臂，和一聲聲唱著粗俗山歌闊大的歌聲；微微的水波在小舟邊流過，漁船上的小孩子們把手伸下去把玩着，這上面刺刺地發起小響，平靜的水流於是激起小小的波紋。

這種情景倘使偶然想起來時，好像還清澈得在眼前一樣，可是時間已經距離得遼遠。這幾年，往往在有時珍惜起自己頭上的霜髮時，却從朋友們的頭上瞧見一叢叢的白髮，於是，曉得一個人一離開孩提之後，走上人生的道路，從此是屈曲而多難了。

這還得怎樣說呢？一個人總免不了在矛盾中生着，自己這幾年因為多奔馳在山谷之中，也開始對僵直的山地發生憎惡，不必說山是把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隔絕了，就是這幾月來不斷的發着瘧疾，我也覺得山給予我的冷酷已够我領受了。

最近一個海邊的朋友寫信來，告訴我許多海邊的景狀，他還說：「現在你的文章，怎麼使人讀起來像閉塞在矮小的土屋中一些不見陽光呢？」

我又能怎麼說呢？在這裏，早上迎着濃霧，夜裏聽起荒山的狼吼，雖然我是如何堅強不去惦念起舊日的江上一簑一笠，但生活在這種蕭索的山谷中，使人臭到的除了潮溼的泥土氣味之外，還有一點什麼呢？對於朋友們這樣的關心，我實在想不出要回答的話。我祇有答非所問的說：「我山居很樂，每在早上從紙格窗破洞裏望到外面葱綠的山色，我是私自允許自己做一個山的守候着了。何況，一想到過去海上那些燒殺的故事，我是再也不願歸來看這罪惡的土地了」。

## 霧

什麼時候起我愛起了霧。

家鄉是靠近在一個屈曲而又嫵媚的杭州灣中，不像這裏似的；望過去全是些僵立在西風中的山塊。那裏有柔和的水，流過我家門前，一天裏我幾次把手浸到水裏去，軟軟的，淘着一個個上流淌下來浮在水面的泡沫；幼年時似乎對水格外有好感。

生活像是一隻鎮年鎮月繫在楊柳樹底下的小釣舟呢？我很少跑出那個靠水有着數百家人烟的小村落，倒並不是一定怕隔村那頭高大而凶惡的黑皮狗；實在這村落也够我享樂了，在這裏我看慣了夏天一陣急雨後轟轟地怪嚇的焦雷，這個我最不喜歡；還有一轟轟強烈的閃電，雖然在深灰色的雨天中，它發過一時光亮，但他似乎生性燥了點。還有夜間我索索地聽慣了簷雨的叮噹，和早上晨風吹在面上有點辣痛，我都沒有好感。至於夏天晚上天角彩色的虹霓，顏色是好看極了，但究竟不多，所以這過來，我最歡喜霧。

一個早上，帶着隔宿未醒的睡眼，爬上到那條遠到城裏去的長堤，聽起脚上吱吱黏着濕泥發響的聲音，我有着一顆很虛空到要如死的心。望望前面，三四尺外面的東西全被一陣白幕障住了，偶然耳邊響過一聲喝叫，眼前突然出現一個肩着担子進城去的莊稼漢，從你身邊擦過，落下一個很和藹的微笑，到你旋轉身去返望時，那個高大的背影已被你身後三四尺外的白幕障住了，於是我獨語着：「這霧呀！」

霧實在是世界上再溫馨不過的東西了。兒時對於海水發生好感外，恐怕就算是霧了。

去年秋末，我旅居浙東一個小城中，繞着城是一條很湍急的江水，那些本地人告訴我這江水是一直流到海洋裏去的。我多少厭它太湍急，沒有像我家門前的江水那樣柔和而容易親近；不過，每天，早上在我第一次推開窗子外望時，看到了這瀾山瀾水的白霧，我似乎又重回到兒時的境界了，所不同的：那時我像一隻初出巢的乳燕，只戀着海，只戀着海，沒有曉得世界僅多崢嶸的高山與湍急的江流，該說是一隻源本繫在楊柳樹底下的小釣舟，現在被猛撲的潮頭擠進了萬馬千軍的江潮中，而現在才經歷起人生的險程了。

客中有霧的天氣不是沒有的，有幾次天早，我獨個人背起手到那條泥路上走去，望了望四周，和兒時一樣：三四尺外的東西全都看不出了，即使平日這城裏最顯出雄巍的雙塔都不露一點蹤跡呢？有一個挑担的莊稼漢從小路裏轉出來，不及迴避，撞來滿懷，不說一句話擦過身去，不留下一點愉快的影子，於是我覺得這眼前的景物雖和兒時的一樣，但這裏究竟不是我的家鄉，現在是連一個熟悉的嘴臉都沒處找尋了。

霧雖然一樣，但我的心情却在變了

今年，我是又被一隻強暴的手推出了原來的小城，像流光把我推出溫馨的故鄉一樣像一個遊魂呢？越過山，越過水，我又在吃起這亞熱帶中一個山城的車後塵了，這遙遠過來的路上我是連一個小包裏都沒有帶出呢？近來這真天氣轉冷了，幾次早上從窗外望出去時，看到那樣濃得像炊煙的白霧，瀾漫着遠近，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我多少像一隻飄忽在大海中的破航，已失去了控制方向的力量。何況

，何況還有進入這山城後好幾次的疾苦，又使我想起兒時門前看一縷柔和的江水，和那些熟悉的臉孔親驕的笑容。

我於是不時憶起故鄉的江水，還有霧，還有挑担子擦肩而過的微笑，那些在當時容或有幾次把它很不平地遺走了；但現在想起來都溫馨了。

## 海水漂去的故事

當我的年紀和你一樣大的時候，我正像你那樣頑皮；一天到晚在水邊躡着瞧盡往往來來的海帆。有一點我要比你幸福的，我是生長在一個靠海的小村裏，每天，每天，我把手浸到水裏去探摸從上流淌下來潮嘴裏吐出來的泡沫，祇覺得冷冰冰的。那時年紀小，什麼事情都不會費腦力去思索，現現想想，那時的生活實在溫軟得像海水一樣的。

海水無邊地遠去，遠去，一片白茫茫，在晨熹中看去它是直立的。

我要告訴你一個關於海的故事：你知道我是對海什麼都熟悉的，是的，這句話你總會相信我，我是生長在海邊，從母親的手上就看慣了那些往往來來的海帆：即使是現在，偶然閉上眼，把十數年的情景移到目前來，覺得那些焦黑而粗大的船夫臂膀還一根根在眼前閃耀着。倘使是晴天，或是有星星或月光的晚上，天上沒有風，那海上該是多麼平和而恬淡呵！偶然駛過一隊漁船，在我們村口的木柵邊靠攏來，誰去在那些快樂的嘴臉裏發掘一個不愉快的故事呢？像一羣橫渡大西洋的海上英雄，他們在我們村裏撐起喉嚨歌唱着，跳躍着，我們却像一頭咬敗下來的小狗却偷偷地站到樹後去探望。

這種情景想起來，實在自己都想不透自己那時爲怎麼這樣幼稚呢？

你知道我的父親是一個靠海過活的人，他像別個漁夫一樣，有一條破船，有兩條粗黑的臂膀，不過他的嘴裏從不唱歌，他說像他這樣年齡還像是唱歌的時候麼？這句話你不知道會不會懂，因爲那時他實在是有一天到晚緊閉着嘴吧飄在海上爲我們幾個人做牛馬呢？有時天上有月有星，他還趁夜裏下海去，一直到下半夜他才踏過死去的村落淒清地推進門來，又一聲不響蒙着棉被去驗在板上，第二天太陽從板窗才透進一點魚肚白，他已經上街裏去賣從海水裏辛苦得來的鮮魚。

那時我雖然看慣父親憂苦的嘴臉；但像看熟了從外鄉停泊在木柵邊船上快樂的嘴臉一樣，從不費過一點腦力，去發掘一個快樂或悲苦的故事；那時自己的思想又爲什麼這樣幼稚呢？可是，一個可怕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海濱的深秋，天氣冷得像冬天了，西北風一天到晚刮得不停；有錢的人連把大門都閉緊了，藏過一個夏天的火爐又從柵裏挖出來晒在日頭下預備拿來派用場，但這些我們都沒有份的，我不是告訴過你：父親是一個靠海過活的人，而我們却是靠父親過活的人，所以，問題只有一個，人家有人家的福份，父親還是每天下海去。

「你們真是在喝我的血呢？」

這句話就是父親不說我們全都曉得，我那時年紀雖然已經可以去替人趕牛砍柴了，但誰願意去幹這些事呢？或許我那時說不定會因沒有一件棉衣嘔氣去餓肚要挾起父親呢？

有一天，天氣和平常分不出兩樣，小村依然像脫力的水牛蹲在潮濕的海邊喝海水，村裏的暹桂花

還無力地飄散着一點香氣，就在一個午後，父親又下海去捕魚，天上的雲層那時雖有一點低緊，但海邊入既然多靠着海吃飯，誰還介意這小點呢？可是，以後起風呵！風一陣緊一陣。颯風像一個披黑衣的法師把我們的小村看做他的祭壇，只在我們的近邊表現他的手法，村裏人都張起一對對焦灼的眼探望那些下海去還未歸來的捕魚的人，母親是倚在板窗上，望着這不遠一片黑茫茫的海色連一句話都不說。

爸怎麼不見回來呢？

窗外此刻已灑進很大的雨點，母親衣上灑了很濕，她像一個失去了知覺的人。

風雨後村上的情形大大地不同了，那些風雨似乎仍在人們的心頭飄刮着，村人們口裏傳播着許多恐怖的故事，女人們跑來跑去打聽着那些下海的人的消息，像一隻蚱蜢投入了油鍋，現起了極度的不安。

爸終於沒有回來呢？一個靠海過活的人遺產應該是一條漁船，即使是一條襤褸不堪的漁船，但爸是連他僅有的一點遺產都帶到海底裏去了。不過，爸的心現在該是安然了，他可以靜靜地躺在海底裏，敷着一條條從他面前游過的魚鱗，他可以不必像從前一樣辛苦地把身子投到海裏去捉鮑，因為他們已成了很好的朋友。現在他或許正在傻笑着我們：

「我的血給你們吮光了，以後看你們怎麼樣」？

怎麼樣？還有什麼好說呢，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的年紀已可以趕牛砍柴了，現在我已成爲一個趕牛的野孩子了，一天到晚，我跟着牛羣爬上山崗去，小牛一天天地大起來，肥起來，我的身子却從溪

灣裏瞧出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每天，斜陽拉過山背去，我也拖着一個站立不穩的身子塞進狹隘的家門。前些時候父親靠着過活的傢伙，雖然是一條破船，但總是自己的，現在我們的生活是依靠在別人的牛身上了。

總以為上帝懲罰一個窮人到這樣殘酷就滿足了，但，誰知道呢？這海上有一天從遙遠的地方駛來了幾船匪徒，執着光亮的刀，像一羣獵狗找尋着兔子狂噬着，那些村舍熊熊地燒起來了，雪亮的刀子濺濕了鮮紅的血漬，木柵前一隊隊像橫渡英雄的漁船都不見了，瓦礫堆裏有着幾堆木片，從那些形態裏辨認得出這是一些零碎的漁船殘片。

小村毀滅了，村裏入蒙着重量的恥辱低着頭跑出了這村落，那些我先前會像親人一樣服侍過的牛羣，現在該已成爲這小村送給他們的禮品了。於是，我什麼都沒有了，命運逼着我離開伴過我十數年的小村，我是連在母親面前一句話幾時歸來虛情的話都來不及說呢？

現在我又成爲一個從山那邊飄流過來的吉卜賽流浪人了，你還以為我幸福麼？上帝不僅奪走了載着我們一羣生命的小船，而且連把我們依靠別人過活的牛羣也搶去了。這幾天，你不是時常告訴我：你是怎麼地愛起海，說他溫柔得像麵包一樣，對於你這個比喻我實在佩服你透貼：我是在這個豐富的麵包邊做起一個瘦骨一把的餓徒呢？

現在我想起來了：海水怎麼總是冷冰冰的。

## 友情兩章

## 一 窗前

我又想起來了：

那晚你輕輕地走過我窗前，用手指在窗上彈着：「平：我走了。」

「讓我送你一程罷！」

「不送了。」

那天晚飯前正下過雨，晚上六點後雲陣裏却露出一個簾鉤月，模模糊糊照在地面上。雖然從這窗外望出去的景象，平日我全都知道；但今晚我怎麼倒糊塗起來了。窗外的溪水依然淙淙地響，在常人聽來今晚自然和平日一樣；但我聽來却總有點帶上淒咽。

你走後，我忽然自己怨懟起自己爲什麼這般不懂事，雨後你還著上一雙半新舊的布鞋上路呢。這車站去的路又是這麼難走；或許那時你正左右傾側在沒有人走的路上；或許在怨懟這路太漫長了；或許在恨恨於我這薄情不會體貼朋友的人了。我全都冥想到；但我終於沒有趕來送上你一把雨傘或一雙套鞋；憑着這一顆顫抖心弦拉出來的同情於你是一點補益都沒有的；我只有說了一句話：「以後我將更虛空了」。

階前的美人蕉這幾天開花了，紅紅的，記得我們種植的時候正是到這城市的一星期後，你忽然覺得窗前太寂寞一點了。說：「讓這裏種一點美人蕉吧？」你那時的興情，我又重見你五六年前的英俊了。你挖泥，澆水，滿面漲得通紅；但談到以後時，你却憂鬱起來了：「美人蕉開時我們又在什麼地



方呢？」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雖然我們這七八百里外長途跋涉過來，像一個燈蛾追逐着微弱的亮光；還無從曉得以後的生命將會演變到如何？但我是清楚地激感於你當日那句：「我們總都還年青，眼前吃一點苦算什麼呢？」是的，吃一點苦又算什麼呢？這過來，我們雖會露宿於山陬荒寺門前，用一張破布毯覆蓋兩個人身子，讓山風吹進來冷醒了我們的甜夢，第二天，我們依然捲起破布毯開始越山翻嶺前進了。有幾時我們袋裏沒有錢買草鞋了，把路邊丟棄的破鞋穿上再趕路，幾次腳上輓起泡流血，但我們仍咬着牙根趕着路。

那時候我實在激動不得要流淚呢？

對於你這軒昂的精神，我是自己忘記了我是這數年來一個多病的人了。

「恐怕到了要到的地方人要開始生病了。」

我沒有聽到你說過這麼一句話，閒下來時你總是計劃着明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誰能曉得呢？兩個人口袋裏的錢不是不够吃一頓飯麼？但是你說：「不要緊的，我自然有辦法」。辦法只有一條，應該吃一份的現在已減做半分了。這樣的煎熬怎麼終於給我們到這裏了；我們是空着肚走進了這繁華亞熱帶的城市，現在又開始在吃車後及塵了。總以為這未來的日子我們相處正多哩，但是你又走了，走又走得那麼遠；而且還固執地拒絕我請你吃一頓便飯。你說：「拿一張相片過來就夠了」。我真慚愧，連一張相片都沒有，我只有你那本你常看的「威尼斯商人」的書裏簽了一個名；你說：「這一點就夠了」。

對於那樣一同艱苦過來的朋友離別時沒有一點表示，我總覺過不去的；但有什麼辦法補救呢？昨夜我一個人對起窗外想了許多時，計算你該到了目的地，又開始和生活在奮鬥了。可是我呢？我像失羣孤雁更寂寞而虛空呢。

窗前的美人蕉這幾天在開花了，但辛苦栽種的人却遠離而去，不留一點痕跡。不過我此刻耳邊似乎響着一句話：「我們總都還年青，眼前吃一點苦又算什麼呢？」。

## 二 墓誌銘

讓我在你墓前用熱情寫上一幅墓誌銘吧：

「你是人間的歌手

你是鳥類中的烏鴉

世界人都憎厭你，咒咀你

但你也咒咀和憎厭世界人

壞！壞！壞！」

一個旅居在遙遠地方的朋友寫信來，中間說：「綿死了」。這年頭死一個人像整匣火柴抽出一根又算什麼呢？但究竟是失去了一粒會發光的東西；雖然是微弱的。

我是清楚地記得你的，雖然你現在死了。

晚飯後誰都在大廳裏開小組會議，你一個人偷偷地回到房裏了，把手裏拿着的報紙用力一丟，兩

條腿伸進從來不會好好摺疊一次的被中間去，一聲嘆，一個人像一根火柴「湃」的一聲橫在鋪板上：「什麼小組會議，說說倒都像一條梁山泊的英雄好漢」。

同學們來找尋你了，你挺在鋪上裝死屍，讓大家擰着你的腳，你的頭，你忽然暴跳起來了：「你去報告就是了」。這個政策你是受包圍了，大家都責備你，洵洵然你是得罪了他們了。但是人們都不懂你是一個什麼個性，你却一骨碌起來跑出門外到山前的小路上去低泣了。

你實在是一個怪物。

有一次小萍低低地告訴我：「綿是一個沒有父母和姊妹的人呢」。但你從來沒有告訴我這些，我和我的感情在生前實在是淺薄的，只有過一次，酒後你和我撐着傘走過一家大洋貨店門前，裏面澎湃地奏着樂隊，那時店門外一個淹淹將死的老人在呻吟，走路的人都偏避了，但你過去一手扶上他額角；一手捧過一點錢去，這件事在當初我多少有點認你是孟浪的，但你這種熱情毫無保留給人類是偉大的。

怎麼那時同事們都會把你看做洪水猛獸呢？他們相約地不理你，你也倔強地每日閒下來總是直伸伸把兩腿裹在凌亂的被窠中玄想着。有月光的夜裏你一個人會悄悄地到松林底下去吹簫，簫是吹得那麼淒冷，我曉得你已在開始咀嚼人間孤獨的滋味了；但你嘴裏從不說一句屈服的話。

倔強者始終是孤獨者呀；

半年後我是離開你們這個機關了，偶然朋友信中提起你，說你還是不肯放棄你的固執，我很替你擔心，這個世界上大家涎起一副詔笑在做，又何必自苦地不將就一點。所以那時我却很希望你早

天離開這機關，但你又不離開。

現在你是死了，一整匣火柴中抽出一根又能使人類闕然點什麼？明天太陽還是從東落到西？雖然樹林中聽慣你簫聲的人或許會在天上有月有星的夜裏憶起你，但這個於你是沒有補益的；而他們又何至於想到人與人間的距離是深闊得這麼不可思議。

昨天，燈下我讀着華嚴經，對於那句：「譬諸明燈，能滅諸闇，若與暗俱，不名為燈」，我深覺雖然是佛們偈語，却有着很大的啓示，你實在是一盞雨中明燈，一陣狂風把你吹滅了。

## 風外三章

### 風

我憶起那遼遠的沙漠，無邊底遠去遠去到瞧不盡。風，嘩啦啦地刮着，把黃沙揚起幾丈高。

誰在這荒漠中來啣啣地談起情話呢？那些屬於少男少女們唸得爛熟的情調，你是不會動一動心的。

是在荒涼的邊塞之上，是在蕭索的古堡之間，是在苦難煎迫着的城市之中，我看到一面國旗臨風飄展，你是那麼傲岸地使人可愛啊！

有着你，萎黃過一個冬季的衰草又萌芽了。

## 花

我記起那個受盡人間苦難默默地含着眼淚死去的少女了。他實在像一朵春初的花，現在萎黃了，萎黃了。

僅是一朵並不引人注意的花呵！誰，還有這心情來替她寫一篇墓誌銘麼？  
春天去了，誰還問落花的消息。

## 雪

你，實在是窮朋友最不歡迎的暴客了。

誰還有這心情，在這個米貴柴忙的年頭來對景吟詩呢？詩人們把你裝點在邊塞苦寒的詩什中，畫家把你安排在荒城落日的急景裏，你，這短促的生命，似乎永遠祇配件着淒涼和蕭索。

但，我却喜歡你的倔强，這年頭，人們都在變造黑暗，你却把人間的不平都填滿了。  
想起倔强者始終是孤獨，我感到悲痛。

## 月

月圓了喜歡，月缺了悲嘆。數千年歷史過來，誰都在月圓月缺中溜跑了。  
像一粒砂石沉到海底里再升不起來了。

依然月圓，依然月缺，明月無心，人們却把感情白用了。

但誰會猜出這個謎呢？

一樣明月，兩般看法，世界人得了一半，我一個人得了一半。

## 驢子

像一個行腳僧呢：越山穿嶺，我從遙遠的錢塘江灣被一陣巨潮推入了這四面障着山的亞熱帶山城，這是一個多病而帶有一點荒涼的地方，好幾次寂寞的心情使我憶起那些偏僻的故事起來。

一個面孔狹長得像一隻馬面，身子却短短的，還比不到尋常馬一樣雄偉，走起路來帶一點拐勢，遠望去，那個黑黑的臉很有幾分像驢子；我們一家人都給他這樣比擬過，日子一久，他的真姓名李士龍却大家都像遺失，誰都叫着牠驢子了。

最忘不了是夏天，天上不明不暗有幾顆星，院子裏人疏朗朗一堆堆談着各樣的話，那時驢子他坐在我們身邊，一手給我們扇蚊子，嘴裏却滔滔不斷講着新鮮的故事。一個夏季裏他不知要講了多少故事給我們聽，講窮了，自己編一個出來，憑着他這過來人生的經驗編出來的故事也够人動聽面神往，所以在當初即使我們曉得他是捏造出來，我們倒覺得這捏造的故事比別的還有味。

兒時的心境似乎要比較純潔點，記得有一天，他替我們講着白娘娘的故事，這個故事原來我們是很熟悉的，但聽過他一番技巧運用，使我們從他的指手划脚之中印象出白娘娘如何去採仙草，如何救活了那個笨瓜許仙，和如何給法海門法失敗下來鎮在雷峯塔中；等了講到許仙的孩子考中了狀元龔塔

的一段，我們給他蒼啞的聲浪中，迫出一點眼淚來了；他摸着我的頭，輕輕地說：「孩子們曉得什麼？用功點，將來也考中一個狀元，我們做庸人們也好來多走幾輪，也是我們一點榮耀。」兒時對於這樣話不大聽得懂，不過那時聽到他有點黯然變色，但我們却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我長得和父親一樣高的時候，我已知道家裏的情形了，父親一天到晚是愁裏過日子，有時躲在一間小屋裏兜圈子，母親每天到菜園裏去鋤草刈菜，吃飯菜蔬，不像從前一般有着魚肉，家裏那時大哥在杭州讀書，大姊是新嫁出門；我們也在本地中學唸書，家裏的開銷是很大，這個重担給父親壓得背都要駝折了，那時父親爲了要節省開支一點，決計把驢子辭退了，他也這麼要求；現在他年紀老了，沒用，家裏還有兩個孩子，且回去過一程再說，等小少爺們有了事做再出來。

那天他離開我們的一天，天氣正是飄着霏霏雨，他背着一個包裹蹣跚地走着，父親，母親，和我都送着他，他攔着不讓我們送，似乎各人帶有一點小小的離情，大家沒有一句話，父親更垂頭喪氣像一個敗下來的鬥將，還是母親說了句：「時常過來看看孩子們」，他那時走遠了，還轉頭來蒼啞地擲過一句話來：「我是時常要來的。」

以後隔半個月他總來一次，父親照樣是留着他吃中飯，他也有時回送點芋芳薯薯的東西來。一直到第二年我到杭州去讀書的時候，父親因爲沒有人給我挑行李去，邀着他送我一段。他欣然地答允了，路上翻滾過溪，他似乎顯出一點老弱了，有時息了下來，他悄悄走去買一點吃食來塞在我手掌裏，即使我不要，他也強着看你吃完，於是他高興了，說：「我們是老了，你們做官時我們不知活着不活着」，說後，又黯然而已。

我在杭州幾年，家裏有信來總不時提起那個驢子的情形；現在是更老了，他的兩個兒子是怎樣地不孝敬他，他又怎麼提着你們有沒有長一點，胖一點，信尾裏父親總是黯然地歸懷着自己家境的不好，不能讓他在身邊過一個老境。

我從杭州回來的那年那天，似乎是一個酷熱的夏天裏，不知是誰告訴了他，他遠遠地起來，臉上一層大汗，看見我，嘴也合不攏來，說着各樣瑣碎的話我已不大聽得懂了，的確，他是更蒼老了，走路是更蹣跚了，衣服也更破舊了，比起那時替我挑行李時的情形，又大大地顯出衰頹了。

那天他沒有回去，晚上大家都在院子裏說笑，他依然坐在我的身邊，不過今晚講的不是人世間的故事，却講着自己年青時的情形：他說他年青時是那樣的雄偉地到北方去，看過長城，到過熱河看西太后當年的行宮，但什麼都蹉跎了自己，讓年青時的光陰隨便打發走了，最後他又黯然起來了。

「一個人總要在年青時做出事情來，老了已不是人了。」

第二天，他又走了，依舊像離開那天一樣，顯出很悽然，以後幾年，我在外面跑的時候多，家裏情形隔膜，父親老了，寫信更懶了，信裏更沒有提起驢子的話，自從前年父親死後，我更負担起家的經濟，更無暇去顧及別人的事了，但，前一月從遙遠故鄉來的消息，說驢子死了，死了個人這年頭像一隻豬呀（或者還不及），但當我想着他時，他依然還和十幾年前夏天坐在院子裏講白娘娘故事時一樣地溫馨。

## 囚徒



那時候是薔薇花紅紅地盛開在牆角的季節，天氣也和現在差不多，浮空裏時常掠過一兩朵濃重的雲色，好像沉重地壓壓下來一直擦着山腳了，像這樣的日子裏，你自然曉得的；是最適宜於一個病後的人去深刻思維的日子呵！

就在那一天我搬進一個靠近山腳的矮屋去，那矮屋，在當初我是十分憎恨牠的卑小，可是在現在想起來又覺得親切而有味了；那門外不遠是一道短籬，大概年月深長了，短籬有幾處殘破得可讓一個小孩子鑽動了，那窗前是一條遠去到城裏的土路，那樣狹小，倘使是雨天，更泥濘得不能下腳去；至於距籬處更遠去的是什麼？現在似乎很模糊了，不外是一些田畦和土阜。

其實這矮屋左近的一切我更不用復述了，因為那裏你住的時間要比我久；自然會比我清楚，不過，有一件事我到現在比矮屋裏每一件事物要印象得深刻和仔細；也是像今天這樣天氣，新下過一陣雨，秋天的酷熱散發得只有一層涼意，我悄悄地憑在矮窗上，看着林葉一片片被秋風激蕩，扳不住枯枝「索」的一聲跌下地上，在地上打了幾個轉，不動了，我的心裏浮起像秋風一般蕭索的情緒，這時，忽然有一樣小東西從窗外劈面擲過來，却是一個小紙團，從地上拾起來瞧時，那上面一行字是：「你在想些什麼呵！」

我不自主地縱身仰望出去時，你那時正抿着嘴在窗的一邊笑了，你笑得那麼有意思，可是到我請你進來談談的時候，你却搖搖頭，推着有事情走了，這在你是一種天真的流蕩，可是在我呢？我却被天真作弄了；我是如何費心思想到你多麼有意思的微笑，於是我失眠了；我雖然知道你不過給我以幻想，但我却甘願讓生命的意思浪費了。

以後我雖很多次看到你經過窗外走，可是幾次因為你神情太整肅我不敢將藏在心裏好久的話告訴你；可是你，你好像也變了，雖然仍很多次旋轉頭瞧到矮屋來，再不飛進一個紙團來，這在我，我能從這上面想些什麼呢？你還是在矜持呢？還是在憎恨我呢？

於是我們這兩者之中，讓每天來去的太陽將我們距離隔遠了，我固然不敢說你是有意在捉弄我；可是從那天起我開始做你的囚徒了；我決定打算離開這山莊，可是在我這天早上正在收拾行裝的一刻，你又從窗外飛進一個紙團來；「你正應該走了以後到什麼地方都會有你的藩籠」。

我憤怒，我的心裏那時是如何責備你的殘酷，你用繩將我的靈魂縛住了，於是我頭也不偏離開了那矮屋，在我盛氣離開矮屋的時候，我聽見你笑聲追上來：「可憐的小鳥，你飛到什麼地方去，在什麼地方都預備羅網呵！」

還顧得到什麼呢？我飛也似離開了山莊，那矮屋；可是現在我又被寂寞壓住了透不過氣來，似乎四周都有一片猙獰的嘴臉於是我想起來了；雖然這裏離開你已很遠，但到現在仍然還在做你網羅下的囚徒呢！

## 歲暮及其他

### 歲暮

門前那些大的小的樹木葉子全都深紅了呢？秋天去後，接着就近年邊了。

不用看壁上日歷，這幾天，街頭那些商店都在準備年時誘人的新奇佈置，再過些時。戲雜耍，打花鼓，玩拳頭的江湖客又將在寒風冷雨的街頭來把時間推出年關。

雖說是急景凋年，各人心裏有各人的世界。

季節纔是一個最冷酷的裁判者，牠是一座冰冷而面帶美容的塑像；男的，女的，人們都魚貫地走過牠面前，這行列從有人跡的一天起沒有間斷過；當那些後面的人還在歌唱青春，謳頌生命：中間的已驚異起髮邊白髮的參差；而最前面的却已佝僂地步伐艱難被後面的推下了深淵。

誰都得走過時間的巨神之前，誰又逃得過不跨這條門檻；又誰能免去被一個幻想的笑容推下了無底的深淵。

## 心 幡

一陣微風，我的心幡又飄亂了。

幾度摺心；幾度凌亂。是幡動？是風動？抑是心動？雖千百回思量，我祇似一隻野渡孤舟，無人白橫了。

想到過去，我會把自己比擬一盞萬傾波濤中的孤燈，要倔強地危苦支撐，照盡往往來來善良的鬼惡的海上歸舟。但今晚，怎麼祇是一陣微風，我的心幡又飄亂呢？

記起佛經上那句？「譬如明燈，能滅諸闇，若與闇俱，不名為燈」。

我要在天寒地凍黑暗中撐住瘦骨。

## 夜 雨

半夜醒來，窗外索索地又在下雨了。天氣初寒，被薄，輾轉睡不着；聽簷雨有規律地滴在洋鐵管上，在悄靜的深夜聽來，不知怎的被他鬧着失眠了。

往常慣於在枕上作各種幻想；我的幻想多是憧憬未來的幻景，而今晚，簷雨却把我追回童年的初心，這幾年，我是什麼都失戀了；我失戀了有錢人的眼淚，窮苦人的歡；我也失戀了自己千山萬水十數年的流光似水東流。

簷雨，追回我十年舊夢。我又像在故鄉小閣上的深夜聽雨；而現在，我是什麼也失戀了。  
一聲鷄啼，枕上忽驚異身是千里外蠻瘴烟雨中的遷客。

## 人 生

一粒砂石裏瞧到一個世界；一支花草裏瞧到一個人生。

誰說醴酒是甜；誰說紅花是豔。

甜的醴酒盛在苦杯，豔的紅花插在荒田。

## 船

我是平原之子，看慣各色各樣的船。我一些沒有謀說；在我還抱着坐在母親手彎的時候，已熟悉江面上的一切，一條條撐着白帆的「尖頭船」在兒時憶念中是最快的船，倘使是順風，那吃飽風色的布帆像一個商賈的大腹，這種船通常是一個人立在船頭上打小鑼，從鄉下進城來的人都趁這種船來趕市的，但這種船在我的印象中並不見好，我倒私自喜歡那些脚划船，小得和芭蕉葉一樣，船舷上畫着各色的花紋，一個人坐在船尾用脚划着槳，船便像箭一般前進了。

在我們住屋的前後人家，十九都是靠着海吃飯的，自然他們的本錢是一條魚船，那些魚船有大有小，可是船在海面上，都一樣顯出渺小得可憐。因為我有這樣環境，所以我認識的人們中，都有一條條粗黑的手臂，和一張樸實厚厚的嘴臉，那些人生活在水面上像和我們生活在地上一樣；任是波濤洶湧，他們會毫不驚駭地看席捲似的白波翻過船面，臉上，身上，洒滿了水珠而不現一點慌張。

是月夜，那一條條的漁船，幾百隻結隊泊在村前的木柵邊，讓月光灑在上面。倘使從楊柳樹的密蔭下看過去，更顯出優媚了。那些漁人們有的伸直手臂晒在船艙裏，有的却像這小村夜的守候者，坐在不整齊的河埠石級上抽着旱烟，把煙筒禿禿地敲着石級上，響着很剛強的聲音。孩子們在河邊樹底一堆堆玩着唱着，祇有女人們生活在漁村裏的，就一年到頭很少空的時間，雖然這樣月夜裏，大家都閑下來了，但她們仍都躲在屋裏煮茶縫襪底，還有要把水裏浸過一天的魚網撒晒在夜的草地上。

這種情景該說是多麼清閒呢？但那些人都是靠着海吃飯的。

對於船的故事，在我的記憶中實在是多着；雖然離開海邊到現在，我已經七八年沒有回到家鄉了，在這裏要走上好一段路才可見到一條狹狹很可以在隔江對話的小江，但這上面一年到頭見到的僅是

些竹筏和相當襤褸狹長的江船。這裏的江面上又很多險灘，碰破船的事情，不像我們故鄉海上，那麼和平與幽靜。

於是，我更想念起故鄉的船了。

## 鄉居

### 逝去的歌聲

我一個人，在傍晚的曠野中歸來，這幾天那小橋底下的流水格外淙淙地響得好聽了，突然一個感覺爬上心頭，現在又秋深了。

誰，還有這閒情睜起失望的眼，去探望起那渡過山山水水而逝去的流光呢？縱然是珠淚成串，也喚不回夢裏華年，人間，即使是這樣西風蕭瑟的寒夜裏，永遠有像江河一般雄偉的歌聲纏繞着天空，永遠有像松柏那瘦倔強的顏色支撐着寒林。秋，悄然地來，悄然地去，在人間又能劃上點什麼呢？

但我畢竟因聽過、讀下的流水而引起了一點悵惘；在當初，該說誰不誇示着自己青春的美滿，翻過重山峻嶺，在一連日似夢飛去的日子，爲着那些奴隸們歌唱呼喊，在黑暗的長夜裏等着烟霞的初升，在黝黑的山谷中謳歌着奴隸們的情歌，但一轉眼間，那些傲岸的歌聲給困疲的日子拋到那裏去了，說什麼江河般的雄偉！說什麼松柏般的蒼翠！當我在一次崇山的仄徑上回頭來臨時，滿山滿林祇剩下了無數折斷的手杖，和一些不堪飢餓者丟下着的髒東西。這情形，有點像秋深時滿山敗葉蕭瑟印象。

我感到恐怖想到秋天那副冷落的面孔；我就心自己會再一次被美麗的欺騙，丟在比秋天更冷落的荒山上。

## 生活的圈子

那一次，我在城裏看了山東漢子耍戲法回來，踏進門，冷悄悄地，感到十分的虛空和無聊。躺在牀上，想起先一刻的情形，我忽然轉念到：這世界，生活在地上的人羣，就是一個最大的耍戲場，大家輪流做着戲主人，也大家輪流做着看客，在這個大的圈子裏，外面的人滿頭大汗擠進去，裏面的人滿頭大汗擠出來，誰弄得精疲力絕，但誰不告訴一句，中間，把一個虛空和無聊的思想大家深深地藏起來。

今天下午，這裏的同事們都出去了，屋子裏靜得和那像城裏歸來一樣，離屋子不遠的草地上又有什麼人在變戲法，鑼聲和人聲鬧成一片，我在門外望了望那邊人們已結成了一個很大的圓圈，一點歡欣都沒有，像一無所得地我又走回自己的屋子裏。

那次是從圈子裏擠出來，像被人從火爐上投入了地窖，祇感到虛空和受騙，而今天，辨味起人間的冷煖，我再不敢對人間有所迫視；於是我安心地躺在床上，我說要把自己鎮壓住。但，鑼聲和一陣陣的笑聲不斷送過來，我畢竟又爬起床來向耍戲法的場子走去。

「又是這一套，怎麼大家看不厭呢？」

一無所得地，滿懷的虛空和無聊，又踱回屋裏，掩上門，像受了誰的欺騙，想起那些現在裂着嘴

巴僂笑的人們，遲一刻回去時又帶回去的是什麼呢？

我想到一個人生的註脚了，每個人，是把自己的生活擺佈在一個美麗的圈子裏，之後，又不甘於自己的受騙與虛空，而想摔碎牠，於是人間從這中間生出了無數的罪惡和苦笑。

## 歲 暮

像一隻奔馳於窮山僻谷的不羈之馬，從不去檢點已往連串過去的歲月，我也忘記了自己應該是屬於那一個馬主人的，一整年，像白雲無心，祇鎖住孤索的峯巒和高迥的仄徑，客中，也無半點鄉音，來告訴一句門前的小河邊，這幾天那些洗衣女在談些什麼鄉情；那後園的烏柏樹，不知又蒙塵地和已往一樣的結着穗子了？在這樣急景凋年的歲暮，又多少感到有點蕭索了。

是鄉情遺棄了我呢？是我遺棄鄉情呢？

在前天，我一個人悄悄地走到小河邊去鑑影，聽得背後有人在小聲地說：「你看，又一個傻子來照影了」。我不會說一句話，歸途上，當我小心地走過那條狹長的溪上時，連那些在啁啾細語的洗衣女，都因為見到我連一句話也不說了。我這樣想，難道她們會不怕這水流把她們的祕密馱去傳給那生活在下流喝着溪水的人們麼？這一次回來，我自己更親切知道已生活在孤獨中了。

難道，還要為那些無望的相思，用眼淚去換一聲尖刻的啞笑麼？我十分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件事能够用眼淚或憐憫去換來成功的。在我的年齡講，雖然在愛情上是快走到最後一段，但在事業上，我還是沒有到踏最當初的一步，我又用得什麼擔心於蕭索的孤獨呢？



雖然是在這荒落的異鄉歲暮中，但我正像一頭倔強的驃馬奔馳於無邊無涯的歲月之中，我也知道年齡也不過是一個歲月跨上另一個歲月的標記，在人生的旅途中，雖僅多富麗可看的碑碣，但一個人奔走於荒落的長途上時，又誰有這閒情去注意起這些並不給人可愛的碑碣呢？這道理，正像一個馱着沈重日子僕僕在長途中的旅行者，我們正企望着有一個時間的終站，給他抹一抹汗珠，抽一口氣。而歲暮，在一個旅行者看來正是一個美麗的憧憬！

誰都到走過時間的巨人面前的，你擠着我，我挨着你，誰都不肯謙讓一點，後面的人望着前面人的背影，但，他們都忽略這點，這樣數千年來照攘不絕人生的里程上，前面的人漆黑的青髮已變成了滿頭的白髮了；而後面的人却並沒有勇氣昂起頭來在時間的巨人面前提出一點反感呢？

誰都是上帝的奴隸時間的俘虜，而人又何其渺小。

人，多少是自己欺騙着自己，聰明的人編造出許多美麗的故事來朦朧別人，在年頭，在歲尾，從小孩子美麗的服裝中，和拍拍地響亮的爆竹中。誰，有這樣細心也有這一份異乎尋常的心情去發掘一個人人生的疑問呢？像叩着一口懸鐘，生命的發揚都是虛空中沉重的發洩，而那些撞鐘的人却是聽慣了鐘聲從不在虛空中去發掘一點實在。

誰都是生命的囚徒；生活的羈犯；而人何其愚蠢。

像白雲無心，祇鎖住着對面山峯和高迴的仄徑，一整年，像驃馬奔馳的窮山僻谷之中，客中，並無半點鄉音，來告訴一句那門前的小河邊，這幾天那些洗衣女在談些什麼鄉情；那後園的烏柏樹，不知已變變地該和往昔一般了，在這急景凋年的歲暮，我多少感到蕭索了，

## 海 沙

幾天前，一個遠處在海邊故鄉的朋友寫信來：「這裏的秋稻都成熟了，一整天看田畦上那些莊稼漢蹲在泥土裏割稻，於是覺得自己更空閒得是成了罪孽」

我是平原之子，生長在江南的魚米之鄉，在我懂得怎樣做人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帶我到鄉間去，對於一切江南村落間的風物，我是熟悉不過的。在秋天，鄉間是最忙不過來的季節，男的，女的都到田頭上去割稻，那時我們總結隊跟在鄰家人們的後面，逗着那些散放在田坂裏的雞羣玩耍着：小孩子的世界和大人們是兩個的，我們玩我們的，他們呢？好像秋收是一年中一個最大的盛典，在素素抖動的秋風裏，大家辛苦地收穫着，讓那些汗流一道道像決口的溝渠淌過面上，淌過背上，他們快樂地說笑，快樂地工作。

這種情形想起來，即使到現在，還是多少親切而有味呵！

但，生活像一粒海邊細小的砂石，一個孩子過來把玩着，一會，玩厭了，把他遠遠地丟在海中央，這砂石，在海灘即使是怎麼渺小，他却占領着這世界細小的一角，可是一沉到海中央後，誰還去記起這麼渺小的東西呢？

於是，我想到那句話：沙是不能給他沉到水裏去的，一沉下去後他就不再浮起來了。

這幾年，生活的處所，總是遠離着古樸的鄉村，一身在濃重塵灰的都市中打混，我已漸漸把兒時很熟悉的鄉村風物淡然地忘下去了；何況近來的生活更沉悶得祇在幾間襤褸的矮屋中打圈子，固然很

少出門去，有時一出門去也給撲面價道的山塊觸起冷冰冰的感想，這裏早上迎着濃霧，晚上聽着對面森林中怪鳥淒啼，我已私自把自己允許作爲這一個山城中長夜的打更者了。

可是，雖然沉澱在水底的砂石再沒有浮起的希望，不過這上面駛過一個劇烈的浪花時，沉埋在水底的砂石也會滾動起來，譬如像此刻，我的心又給這寥寥的幾句短言長觸起寂寞的飄落之感，我是這樣關懷起故鄉秋收的一種美妙的風情呀！但憑這一點有什麼用？那些當時和我一塊在田畝裏逗玩着雞羣的兒時同伴；見面時給歲月隔遠了快要認不起來了，當自己淒然於鏡中面目的日漸憔悴青髮漸稀的時候，却發覺到別人的頂上已飄散着幾縷白髮了，這客邊，於是曉得即使很不容易偶然逢到一兩個熟人，也祇有慘笑的份兒，而什麼時候是我們的「秋收」呢？又是一個誰能決定的問題。

雖然在城市塵灰中打混的心情，即使厭倦了十分想收拾去遠眺一下田野中莊稼漢的秋收，在這裏連這一點還辦不到呵！

## 鴿 鈴

### 鴿 鈴

一連串的歡欣從掌中逃到天上，又從天上停到棚梢，這，我是把鴿鈴象徵着這人間曼妙的幻想。白的翅膀，紅的嘴兒，雖然是翱翔在白雲中的一點，但看在一個水邊凝思的勞人眼中，和一個倚在樓頭遠眺出神的少婦眼中，這多少是人間最溫馨的寄託。煩你把世界上最動聽而美麗的詞句。渡過

山山水水帶給那些遠處的征人去吧？

是在黃河之上，是在長江之濱，是在黑水白山之間，是在摩天大廈之巔，是在苦難和迫害魔窟之阱，誰都仰望着天上的白雲，把連串的希望寄託在虛幻的寂寞之中，你，用嘹亮的歌聲劃破了這寂寞的長空，也劃破了每個人冷落的心靈。

是人間少同情的寄與；還是那些殘酷者把痛苦塗抹在人間，但在這荒僻的邊城中，我從沒有聽到過這輕朗的鈴聲。

所以，邊城永遠是在寂寞中過來又過去的。

## 城門

你是一個住慣大都會中人的最陌生客人。

每天，你這過來永遠是站在市街的盡頭望着往來的人：那些人間甜蜜的情話和尖刻的惡咒你是聽慣的，你不會動一動心，讓歲月浸蝕着你已剝落得可怖的面皮。怎麼在這個世界都已裝扮得很美麗的時代裏，你連蓬鬆的鬢髮也不梳掠梳掠呢？

時人把你裝置在吟詠邊塞的詩什中，畫家把你安排在邊城落日的冷景中，你，一個可憐的命運，似乎永遠祇能伴着淒涼和蕭索。

但，有一樁你是值得自傲的，就在這個荒僻的邊城中吧？那些裝着滿筐貨物和一腔歡欣從鄉下來趕圩的人，當他們走過你的檐下時，對你是那麼親暱，他們一堆堆蹲在你膝前，訴說着各人最關切的

事物，在這時，你是這邊城中最傲岸的英雄了。

生活在這人間還有一絲溫暖的土地上，你；終究還是不寂寞的。

## 竹 筏

江狹，流淺，現在，該讓竹筏逞起威風的了。

這兩岸雖然都是些樸實的鄉村，但一天到晚，大家除了靜靜地生活在刻板而有規例的生活中外，倘有一點可以描述的，要算是這淺流上一隊隊的竹筏了。

水，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嘩啦嘩啦鎮天地響着，在那些急灘上，筏夫用粗闊的臂膀把整個身子撐在竹篙上，讓那竹筏像爬蟲似的懶懶地伸上了灘尖，於是，倒抽一口氣，看看躺在水面上的竹筏也像自己一樣地憊乏了。

現在是初秋，這蕭索的江上更見蕭索，似乎那些竹筏更懶得像一頭頭水牛蹲在泥地裏喘氣顯出很蒼老了。零零落落的，跟着湍流左右擺動着，這或許會使人想起一個顛沛過來者屈曲而動盪的生活吧！

想起那些雄偉遼闊的海洋上，望不盡頭的茫茫一片，倘使你允許那竹筏在這上面徜徉一下，不知他會不會像一個鄉下姑娘滾進城被繁華怔住了，像一段拋棄在海洋上的朽木？